

至圣所内生活

俞成华轶事 (1901-1956)

1956年4月殉道

[〈与神同在〉、〈馨香的没药〉等书译者]

至圣所内生活

俞成华轶事 (1901-1956)

未经书面许可，请勿翻印

需要本书请洽

中国大陆圣徒见证事工部

CCTM (Chinese Christian Testimony Ministry)

邮寄信箱: P.O. Box 292, Alhambra, CA 91802 U.S.A.

办公室电话/传真: Tel/Fax: (626) 281-2323

电邮:Email: cctmusa@sbcglobal.net

网址(阅读/下载):Website: cctmweb.net

至圣所内生活

俞成华轶事（1901-1956）

从祖父的心志讲起

祖父俞封泉（又名俞和全）是铁匠，有两、三个徒弟。堂前（即客厅）作铁匠铺。那时，连最简单的铁钉也是手工打的。

祖父是我们俞家第一代基督徒。他身材高瘦，主日聚会时，为了不挡别人的视线，总是坐在最末排的窗前。他平素爱讲幽默话，爱作诗。他盼望两个儿子长大后都作医生，并用诗句表示医生的接触面最广：“上与君王同坐，下与乞丐同行。”在当时，特别在海外传道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医生是向缺医少药的中国人传福音的最好职业。它要比铁匠职业接触更多的人。后来，伯父和父亲果然一生都行了医，传了福音。祖父的夙愿得偿。

实在感谢神！祂怜悯的视线，就射落在我们这位又高又瘦、爱坐末位的祖父身上了。在铿锵作响的铁匠铺子里，那乌黑的铁块在祖父的手下、在火红的炉口如何捶打成器，祖父里面的属灵生命也照样在神的手下、在烈火的试炼中捶打成了“大户人家……贵重的器皿”（箴言 17：3；提后 2：20，21）。

喊杀声未绝！

“基督徒格杀勿论！”（不论你是富贵或贫贱，一律杀掉）。当时这一口号，竟然同时从满清政府和义和团喊出，好像盖天乌云，由华北向江南蔓延。显然，这是二千年前犹太人高呼“把他（耶稣）钉十字架！”的喊声未绝矣！人们看到那在空中掌权的恶魔，正在向地面发射毒箭，箭头指着迷羊和群羊。它的一支箭，趁着社会上种种动乱和战争，天天射死大批大批的迷羊，使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听到好牧人的福音，就悲悲惨惨地下到阴间，并且永远灭亡；它的另一支箭，趁着社会运动中的各种机会，射向跟随基督的群羊。这真是一场触目惊心的属灵争战。所以说，“基督徒格杀勿论！”的叫嚣就是“把他（耶稣）钉十字架！”喊声的继续；就是蛇的头在十架被伤后，蛇对基督身体（教会）脚跟之反攻和追击（创 3：15），是蛇的垂死挣扎。

“杀就杀！”

在杀声前，祖母和祖父的反应不同。当时，我父亲刚满周岁，伯父 11 岁，大姑母 17 岁，还有二姑母。勤操家务的祖母听到“格杀勿论”，很害怕，心想：如果丈夫被杀，一家五口靠什么糊口啊？（当时社会，妻子不做社会工作。）那时，她因听了“不敬虔人的劝告”（诗 1：1 另译），就对祖父说：“听说灶上贴个灶司菩萨（旧时南方人的迷信，就是掌管全家祸福财气的灶神），就可免杀。”祖父却毫无惧色，厉声回答：“杀就杀！就是不贴灶司菩萨！”感谢神！坐末位的祖父却有受苦的心志作兵器的。

结果，华北圣徒遭杀了，江南却没有。为什么？原来，当时电报机尚未普及，全国只有两台。“基督徒格杀勿论”的电报

先由慈禧太后发给南京，再由南京向江南各地张榜通告。当时，南京的两位报务员收到后，深感大有“手下留情、笔下超生”之必要。要不然，长江以南会有多少眼泪、多少悲伤！他俩竟大胆把“格杀勿论”改成“一律保护”，保住了江南基督徒千家万户的生命。不久，时局变迁，慈禧太后收回杀令之时，发现王命在江南竟被篡改，随即下令“腰斩”这两位报务员。“腰斩”是用大刀把活人横腰斩成两段，是一种极其残酷和惨痛的死刑。江南肢体们闻讯后，众心齐信，异口同声：公义的神必以永生报应那两位报务员（参罗 2：7；太 5：10-12）。阿们！

哪里有魔鬼凶杀的灵，哪里就会有羔羊赦免的灵。这赦免的灵源於“天父”，发自耶稣十架七言之始。求神怜悯，求神启示，使我们也能从心里说：“父啊！赦免他们（被撒但利用的杀人者），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求祢救他们的灵魂，像救我们一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哪里有杀声，哪里就可能有为受主受苦的心志。教会历史上，“杀声”不绝，“心志”不灭。祖父只是江南众圣徒中的一个代表而已。实在感谢主，愿意为主舍命的心志，先在祖父的心里，半个世纪之后，又像接力棒，也启示在我们父亲的心里。

再问：华北圣徒遭杀了，江南却没有。为什么？是否因为江南有更多为时局作儆醒守望的祷告呢？这或许要等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才知道答案。但知：殉道之血，是为福音之种而流；又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林后 4：12）。由死亡得生命之律实在是广而大的。一个世纪以来，大江南北的基督徒人数，是否已由当初的几万，变成了今天的几千万。数字虽难统计，但缘由是与殉道之血相关。

“这世界的王将到；它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 14：30）

“杀声和受苦心志”的第一回合发生在祖父（第一代）身上，第二回合发生在父亲（第二代）身上：

逼迫临到时，家里第一个被“隔离审查”（把人单独开锁，不准与外人联系，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及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的，是瘦高、像祖父的二哥崇信（在上海第二医学院读书），那是 1956 年 1 月（此时他不准回家已有五个月了）。有一天，他忽然被放回家来。看来政府是要放长线钓大鱼。二哥想，今天回家去，应尽量少说话，免得明天返校后又添麻烦（难免要汇报交代，昨天跟父亲说了什么）。但是有一点他觉得应该告诉父亲的，就是接下来政府是要整他（指把父亲关起来，要他交代问题）和其他教会负责人。

二哥刚把这消息说完，二十年来尽心操练与神同在的父亲，又沉着又刚毅地以主的回答作回答：“它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 14：30。这句话是这世界的王将到之时，耶稣所回答的豪言壮语）。

事隔约三十年后（1982），我们有机会跟父辈同工陈恪三老弟兄（先父的同工，福建福清人，比父亲小四岁。陈老弟兄的属灵分享，请参《陈恪三弟兄晚年部分信息》（香港基道书楼出版）交通，当讲到这句话时，他激动地说：“今天的交通够丰富了，够回味了，实在太宝贵了！”他补充说：“这节经文的见证，这次是我平生第二次听到。第一次是亲耳听我们的和受恩教士说的。”

原来，有一段时期，撒但经常攻击和教士。有一天，她独自在牯岭山上灵修，到了晚上，并没有风，但是住房的老式木门却转动起来，门臼嘎嘎作响。那时，撒但已是赤膊上阵，企

图要吓倒她。而她满有神的同在，满有信心、满有力量地对著门，轻蔑地、厉声地说：“你在那里乒乒乓乓作什么？我告诉你，你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句话一出口，门就不响了。

在那大逼迫（教会肃反运动）来临前夕，尽心操练亲近神的父亲有预感地对我们说：“不要怕，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指基督），比那在世界上的（指撒但）更大”（约壹 4:4）。后来他所经历的事实证明，他在与神同在的心态中所说的“不要怕”，正是他的实际——即他所说的和他所是的，是一致的。他认识祂、爱祂，所以他“没有惧怕”（约壹 4:18）。哦！让我们在亲近神中认识祂、爱祂，也把惧怕除去。

我们几弟兄（第三代）在遇难时，就常想起父亲引用的这句圣经的话。

讲台台信息中能听到“生命的流露”、“基督的活出”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但几乎听不到更基本的信息——“枝子常在葡萄树上的操练”。用基本信息掩盖这更基本的信息，是我们应当小尽谨慎、免得误导的。

“我俞医生良心平安”

1955年，中国大陆开始了宗教界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先在天主教，后在基督教。1956年1月29日夜，对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十余个负责人进行突然的、同时的大逮捕、大抄家。父亲也被带走，一起先关在教堂里（上海南阳路145号基督徒聚会处接待部，父亲关在福音书房楼上靠马路的第一间）作隔离交代，重点交代他平生所互敬互爱的一位弟兄。他们甚至让他听这弟兄本人的自供录音，等于叫他重复录童的内容写一遍作为“揭发”而已。但他始终一言一字不交代，每天晚上

总是白卷一份摊在桌上。每晚都从他房门传出政府干部的拍案吼叫声：“知道你身体不好，每天给你吃面条、喝牛奶（这在当时算是很好的待遇）。一天下来，你连一个字也不写吗？”

哦！撒但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今天，我岂能在撒但的差役的压力下，控告我亲爱的弟兄呢？弟兄的失败，都已在宝血的底下，我岂敢把宝血下的事在世上官府面前揭发、控告呢？

“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 12:11）。在这严峻的考验前，与神同在的父亲的脸面，一直蒙神保守，朝着约柜的赎罪盖上的宝血，没有离开过（出 25:20，施恩座就是赎罪盖）。

几天后，一位管教堂的工人得到政府的信任，被差来端送面食给父亲吃。那管教堂的放下面碗，背朝着父亲（意思是，我没有对你说话，你不必向政府交代），拍着身说：“他们（指十余个正在接待部作隔离交代的教会负责弟兄姊妹）都已经向政府交代了，你一个人不交代，没有意思了，赶快交代吧！”父亲——不断常在葡萄树上的小枝子——却泰然地回答说：“我俞医生，饭吃得下，觉睡得着，良心平安！请你放心”（参但 6:22）

父亲在教堂接待部关了约二十天之后，政府干部说他是抗拒交代。“为了进一步帮助他”（这是干部的语言，其实是要施加更大的压力），把他押送到监狱作拘留审查；不算逮捕，也没有逮捕证。后来得知，政府一则要从他得到控告弟兄的最高旁证；二则要利用他在弟兄姊妹中的威望，希望他靠拢政府，将来作“犹大”（出卖耶稣，出卖圣经真理的意思）。原来（据当时关在提篮桥的犯人透露），这所谓的“帮助”是“车轮战”，即日夜轮流审讯；在换班的间隙，他稍一瞌睡，立即被下一班干部拍案惊醒，继续下一轮的审讯。父亲身体（肝有病）本来

不强壮，而谁能支持不眠呢？据说在监狱的五十天之内，竟昏迷了三次，他还是不交代。

（香港中文大学前化学系主任马健南弟兄，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曾在安徽某中学任教。他回忆说，他有一次七天未睡觉，后来站在教室讲台上讲课，一面在黑板上写字，一面也能睡着！）

哦！唯有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才能承受如此严峻的考验。没有神的能力充满，彼得哪有胆提出倒钉十字架呢？

父亲第三次昏迷后，眼看活不成了。监狱医生说，他活不过 24 小时。当局可能想：若本人没有罪，又死在监狱，将来毙命之责由谁承当？所以他们就重演彼拉多洗手（参太 27:24）之故伎，立即电告我母亲，叫她赶快“释外就医”，好让他死在监外。当时监狱误称“保外就医”，其实并无可保。从提篮桥公安医院送到宏仁医院（二哥在医院实习）治疗。

约 21 小时之后，即四月十三日，父亲终于实践了“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壹 3:16）。这“无伪之信”和舍命之志，是先在我祖父心里，现又在我父亲心里（参提后 1:5）。

蒙怜悯上祭坛，作群羊的榜样

后来我们听说，在父辈中，在耶稣的患难中有分的弟兄姊妹多有想念他的，愿意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样，盼望沿着主留下的脚踪，也早日走完这条面向耶路撒冷的路（或通向伯示麦的路，撒上 6:1-14）；与基督同在，真是好得无比（意思是，漫长的火窑岁月实在难忍，不如像俞医生那样，熬过七十天就

被主接去)。当时，在史无前例的特大烈火（文化大革命1966~1976）试炼将要来临之前十年，神就安排我父亲（当时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作长老），让他打先锋走在最前列，让他最早到达耶路撒冷的各各他山，让他最早放在伯示麦的祭坛上献为活祭，好让他在当时，在那么多的群羊中，“作群羊的榜样”（彼前 5:3）。

[注：什么叫“面向耶路撒冷”？主曾告诉我们，在我们以前的先知，都被犹太人所杀，且都死在耶路撒冷，没有一个例外，连主自己也是。后来，就用“面向耶路撒冷”表示走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为主舍命的路（参徒 20:22-24.）。]

“通向伯士麦”的路，意思跟“面向耶路撒冷”类同。

平安

父亲前后被关押共约七十天（教堂 20 天，监狱 50 天）。在这七十天中，他亲口说的话并被带出来的，只有关在基督徒聚会处接待部的那一句而已：“我俞医生，饭吃得下，觉睡得着，良心平安。”简缩一下，就只是“平安”两字。让我们思想，主宰一切的神，在那么严峻的“火”的考验中，为什么认为只要带出两个字“平安”就可以了呢？因为主为我们留下的就是“我的平安”，不是别的（约 14:27）。

平安的生命，生命的平安

什么时候我们相信耶稣，什么时候我们就有了神的生命。许多人问：这生命在哪里呢？这生命很具体，始终是以“平安”为标记的。这“平安”在平时的生活中有，祂引导着我们天天生活“行在祂生命的平安里”；这“平安”在患难中更是那么

明显。经历和见证告诉我们，在患难中，“生命的平安”是那样实实在在地在我们深处，又像活水的江河，会从腹中涌出，滋润周围。

原来，神的话告诉我们，基督里的平安，就是神自己的同在呀！“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祢（平安的主）与我同在”（诗 23:4；参约 16:32-33；帖后 3:16；“赐平安的主”原文作“平安的主”）。祂是真正平安之君，我们是祂平安君的子民。

当然，基督徒平安的层次很多，除了在苦难中显明之外，还显在（一）罪得赦免上、（二）复活的盼望上。

神的同在，平安的同在

这“平安”就是在烈火的试炼中神与我父亲同在的标记，这“平安”也是我父亲平生不断学习与神同在的标记。这平安不是谁独有的，乃是每个基督徒（在患难中特别明显）都有的“宝”，是自从相信耶稣的那一天就得着的宝贝；只要不犯罪，能顺从圣灵而行，这平安就无人能夺去。父亲在 70 天的火窑生活（向标杆所作的最后冲刺）里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什么新事物，乃是祂早就留给我们的“平安”，这平安就是神的同在，就是火窑里面貌像神子的那一位（请看《但以理书》第三章金像和火窑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的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平安的神与我同在。

荣光的平安，得胜的平安

许多火窑的经历和见证告诉我们，不但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子的面貌是发光的，而且这面光本身还能使火窑也辉煌，使

火窑里的基督徒也发光（许多人看见了）。

许多火窑见证告诉我们，火窑里基督徒里面的喜乐，正是彼得所说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前 1:8）。因为主曾说过，将来的赏赐是大的。

主告诉我们，祂这平安（的王）已胜过世界，即胜过恶劣环境背后的仇敌和它对我们的属灵性质上的攻击。这平安就是克敌制胜的堡垒和根据地。所以我们务必靠祂珍重持守住，一点也不要害怕，反而要像保罗和西拉，在狱中唱出得胜的歌，献上赞美的祭。当今在中国大陆，这样的见证就像雨后春笋，越来越多了。感谢赞美归给留下平安给每一位信徒的主耶稣！

在患难中的圣徒都见证：祂是平安王，祂是信实的；见证祂的平安是真平安，除祂以外没有真平安（诗 16:2）；地上神所喜悦的人得平安之际，就是至高之处神得荣耀之时（路 2:14）。

不同在哪里？

主所赐的平安和世人所赐的平安不同（约 14:27）。不同在哪里呢？

圣香和普通香不同，圣香里有净乳香；圣膏油和橄榄油不同，圣膏油里有没药（出 30:23,34）。献给犹太人的王耶稣的礼物和献给波斯王的礼物不同：波斯王只要黄金，东方博士送耶稣的礼物除了黄金（象征耶稣是大君王）以外，还有乳香（象征耶稣是大祭司）和没药（象征耶稣是大先知）。众圣徒的平安是基督里的平安。

什么是基督里的平安？“基督里”的平安是有乳香和没药的。

注：乳香和没药

乳香是松香类树脂，色微黄、白、或浅粉红，暑日取自乳香树。用作圣香的香料，燃之弥香。乳香为圣徒祈祷之标记（有所烧毁，才有所上腾；烧毁己意，祈祷才上腾父神宝座前）。乳香是祭司（为百姓代祷）的标记。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基督是大祭司。

没药是松香类树脂，色黑，暑日取自没药树。用作圣膏油的香料。中医治伤用。古代用作尸体防腐剂，寄望复活。没药为死和复活之标记。没药是先知（先知都被害死在耶路撒冷，有一天都要复活）的标记。基督徒都切慕作先知讲道。基督是大先知。

乳香是圣徒的祈祷。代表圣徒不照自己的意思而只照父旨意的不住的祷告和生活。乳香是主成肉身后东方博士献的礼物，是主在客西马尼园里特特向父点献的（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主的一生是乳香弥漫上腾宝座的一生。

没药是圣徒的死和复活。代表圣徒旧人与基督同死，并为主舍身，以及在基督里荣耀复活的盼望，就是身体得赎。没药是主道成肉身后东方博士献的礼物，是主在各各他（墓园）默默为我们放置的。十架没药的原则是主一生的原则。

博士献，主耶稣献，天国圣徒前赴后继正在献。

受难后的景象

父亲突然去世之后，没有可能向弟兄姊妹寄发“追思会通知”，也不敢通知；即或通知了，谁敢来呢？也没有“讣告”。

追思会在我家对面，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后改为假肢厂）。除了我们一家之外，有从家乡新昌赶来的大伯，有同弄堂

的孙毓光弟兄，有与我妈来往最多的高周保贞姊妹等极少数人。联想到救主耶稣，神“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给我的想象是“群羊的榜样”要“先上祭坛”。恐怖坛前岂是赶热闹的地方？

形势空前恐怖。大家心照不宣：谁要同情反革命，谁就可能被抓判刑或劳改，谁在政治上就等于宣判死刑了；不但本人不再有前途（在人眼中），一家老少也别想堂堂正正作人了。那时（1956年1月底），教会的主要同工先被捕，当局对他们施加政治压力，用手段叫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录下音来，在教堂内当众播放；更意外的是把教会中个别人的阴暗面加以渲染，不但播放出来，还组织集体去看“XXX反革命展览会”。在不少事情面前，许多人都泣不成声，一个个“倒”了下去。除了早已学习“住在主里面”、“把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的少数人，还有谁仍能“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有谁仍因看见“主坐在宝座上”而不动摇呢？说说是容易，真刀真枪面前，许多人的心就销化了。

感谢主！常言说，“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了”——令人深思的是：殡仪馆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穿土布衣服的老姊妹，名叫董银珠。她还带了一只大母鸡，是给我哀恸的母亲补养的。神要感动谁，人是测不透的。后来得知她就是要来我们中间擘饼而被拒绝的一位公会（这里的“公会”不是工会，也不是同业公会，而是指基督教范围内其他基督徒团体或派别）聚会里的姊妹。我想神这样的引导，没有别的，无非是无声有声地叫我们合而为一，又教导我们何为基督里的爱。

董老姊妹是护士（不是医院里的，而是自由职业——到病人家里，遵医嘱，替病人按时打针的），为主守童身。抗战时期上海沦陷之前，她住孤儿院附近，照顾生病的孤儿。日本人时

期，她专门寄包裹给集中营里不认识的西国传教士。文革中（1968）她因从1960年前后起就专门寄包裹给劳改营里的弟兄（包括我大哥）而被判7年徒刑（实际上关了11年多）。她这样一关进监狱，除了随身一点日用品，世上一切的一切（包括住处、仅有的一点点家具、生活用品，全没有了。更谈不上个人前途、出路等等）都成了空白，真是一位“望断一切、唯有基督”的姊妹（来12:2，原文另译）。

我特地去她弄堂口看了张贴的莫须有的“罪行”——除了寄包裹，还有送手表、自行车给戴着“反革命”帽子、却还在暗中事奉主的宁波的弟兄。这样爱主的姊妹，过去基督徒聚会处怎么会把她拒之门外呢？是否因为她穿着土布衫、黑球鞋、说话不够利落呢？这使我想起《利未记》21章18节的塌鼻子（没有属灵的辨别力）不能作祭司。主啊！求祢怜悯我，因为祢是怜悯的神。怜悯在祢。亲近神的操练是多么重要！因为离了祢，我们实在不能辨别。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只要活得好，不要活得长”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7-8）。

1901年1月5日，父亲生于浙江省新昌县；1956年4月13日，在上海为主舍命。他在地上的年岁，只有五十五。我母亲为此极度悲郁，甚至一生行医传道、德高望重的大伯俞成荣，从新昌赶来上海，也安慰不了她。人的尽头，神的开头。三日之后，神的时候到了，神就亲自给她一句话：“只要活得好，不要活得长。”当时大哥崇恩和二哥崇信陪站床边，异口同声说：

“主耶稣在地上也只活了三十三岁！”感谢神，还是神亲自用话才安慰了她。

父亲离世归天的那一日，母亲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一直仰天高喊“冤枉啊，冤枉！”她巴不得她那向天高喊的冤声，能够长翅突云，飞达天庭；她渴盼坐宝座的神速速伸张公义！然而，只有主自己的话是带有能力的（路 1:37）。主的话平静了她的纷扰胸臆；主的话消除了她的满怀沉冤；主的话擦干了她的悲痛眼泪。母亲静心思想：没错，俞医生（平时母亲对父亲的称呼）确实活得好呀！他一生为主而活，最后又为主而死。如果活得长而活得不好，又有什么意思呢？感谢赐安慰的神，我母亲的生命在乎神，我母亲的安慰也在乎神，并不在乎人。

（母亲 1901 年 11 月 22 日生于新昌，1992 年 8 月 31 日在上海安息主怀，终年 90 岁余。）正因为安慰在神，我们更当学习如何靠主安慰劝勉人，作神安慰的管道，而不是放弃人的安慰的责任。

姐姐崇爱得异梦

在我父亲弥留之际，他借姐姐之梦，间接地给家里、教会留了话；或者说，给凡是“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来 13:7）的人留下了话。

四月初，爹爹还在监狱，姐姐特别想念他。一个凌晨，姐姐梦见了父亲，她自述如下（梦时她 30 多岁，梦里她 10 多岁：

“啊！邮差送信来了，赶快拆。哦！这是爹爹写给妈妈的信。早在三十年代我们还在浙江新昌时，爹爹从上海的来信，我常拆着看，很快发现了爹写信的习惯：信上面的抬头始终是用他俩都学过的、当时的汉语罗马拼音 Qin ai go（跟现在的

同)，他拼的是我们新昌土话，就是‘亲爱的’。所以，不必看信下面的落款，就知道这是爹的来信。我是多么地高兴！刚把信纸展开，看见的却不是白纸黑字，而是一根柱子。柱子又是那么的高，我就抬头、再抬头，看见最顶上原来是一个十字架。那就不是一般的柱子了，而是通天的十字架。

“后来我想起，只有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才是通天之路呀（约 14:6），也是那‘头顶着天’的雅各梯（创 28:12）所预表的。爹站在十字架柱的一边，手指着十字架柱的另一边。我一看，是一项冠冕。哦！它是那样透亮，那样美丽，那样极重无比、灿烂辉煌，人间语无以描绘！啊！太美了，是神让我亲眼看见了呀！爹指着它对我说：‘你们不要难过，我是要去得那个冠冕。’爹又说：‘主耶稣就快要来了。’这是慈爱的天父在父亲受难前向家属的预告（参提后 4:6；彼后 1:14）。

“现在请让我代我爹向凡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分’（启 1:9）的圣徒家属们转告一句话：‘你们都不要难过，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倒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确实不是小的，而是大的（太 5:12）；是主耶稣——天地的主——说“大”，那一定是极大的了。那些为主殉道的人，都要得那个生命的冠冕，确实是好得无比。那个冠冕实在太美了，我是亲眼看见的，我的见证是真的呀！这冠冕是主为他们存留、且要存到永远的！’

“梦醒了，当我在宝贝里时，我是那么喜乐；当我在瓦器里时，我又变得那么难过。我丈夫提醒说，你现在千万不要对人说这梦，要等事后才可以说。”

这冠冕的意义与地上君王所戴的不同。这冠冕是“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在信的人身上所结的果子；这冠冕是在亚当

里的旧人与祂同钉，名利不顾，性命置之度外（所失粪土）的标志；这冠冕是在基督里，神的救恩——生命、光、爱——国度、权柄、荣耀（所得至宝）的标志。

这冠冕是神要我们得的，也是我们努力要得的。

后二十年长老服事（1936-1956）

圣灵的引导——1936年从长沙到上海

回忆父亲后廿年的生涯：1936年，全家在湖南长沙安家落户已三年，父亲在美国人办的湘雅医院（是美国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在中国译成雅礼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作眼科主任。1936年是本世纪我国历史上最富的一年；湖南又是我国的鱼米之乡；医院的待遇又是那么优厚（每月175元，每年加25元，约为一般工资收入的五倍以上）。试看当时之物价：鸡蛋一元120个；广柑一元120只；米五元100斤；煤三元（卡车运，烧半年）。真是货足而价廉。当时，全家七口住一幢雅礼园（医师教授宿舍区）的花园洋房，有十几间之多，每年派漆匠油漆；每晚有更夫敲更。前院草坪很大，有专职花匠栽培、剪草，且把种好了的盆花放在我们的门口和房内；这种种均为职工福利。这三年是我们家不长的“好景”。

在雅礼园我家住房的竹篱笆外，是一潭农民的鱼池。一下雨，池塘水就会漫上来，鱼就随着水从篱笆缝里流进前院的大草坪上。鱼鳞触草而腾跃，不必钓，弯腰捡即可，孩子们就拾在菜篮子里。真有趣，多开心呀！雨后，父亲一定会把塘主叫到篱笆边，按市价付钱给他，皆大欢喜。家里还有一位贴心女佣，叫张嫂。她原是个瞎子（白内障），是经我父亲开刀后复明的农村妇女，后来也信了主。

这样的生活，就像《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多么富有诗意啊！然而谁曾想到，“好景”不长，天色不常蓝、花香不常漫。离开长沙之后约一年，竟会有“长沙大火烧”（抗战时期）呢？只有神知道明天。

1936年初，倪柝声弟兄从上海一再来电报，倪、李（渊如）等又联名写信，敦请父亲回上海教会继续作长老服事（20年代末，父亲已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长老）。他们是那么急切，最后一封电报中甚至说：“如果你清楚了是神的旨意，即或是讨饭也要来”，因双方都知道，两地生活之差将会很大。尽管父亲十分尊重他们，也看重他们的邀请，但他无论如何，“尊重神”一定要过于“尊重人”。他就邀请了一位名叫罗一的弟兄一起为此事禁食祷告一天，同心专心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但在环境上还未印证，尚需学习等候神的时候。

（注：一步一步随从神借环境的引导，就是最大、最清楚的亮光（摘自盖恩夫人）。当然，她这句话的前提是：尽心尽意亲近神，一心一意行神旨。）

接着，父亲就在神面前祷告，要求在环境上有五项印证：(1)妻子同意；(2)院长同意；(3)长沙教会要有同工接替；(4)接替前，教会要有一次复兴；(5)要有去上海的船。这些要求很快在一两个月内全部印证、实现了：

(1) “母亲同意”的故事（箴 21:1）

我妈实在喜欢久住长沙，过那桃花源式、诗意般的生活。若非圣灵作工，父亲是不可能改变她这一牢固的思想的。当时母亲说，“我们刚安顿不久，不过三年，怎么又要走了呢？这里不是很好吗？三年前你说是清楚神的旨意来的，怎么你现在又说是神的旨意要走了呢？倪弟兄的几个电报，就算是神的旨意

了吗？你去，我不去！”父亲听了，一点也不着急。他一味退回，安静祷告，让神来作，绝不代替神，绝不靠人的力量去说服、勉强母亲。他深信，如果真是神的旨意，神一定会亲自改变她，叫她欢喜快乐、心甘情愿地去上海的，因为真实的工作是神作的。

真的，有一天，母亲独自安静地坐在门前草地上默想道：如果真是神的旨意，而我又留恋长沙，会不会像罗得的妻子，变成盐柱呢（参创 19:26）？

又一天晚上八点多，母亲正静下心来准备晚祷入睡，手里抱着一岁的我。事后，妈又多次对我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晚，你的头在我的右手臂上，你的脚在我的左手臂下；我的两脚盘坐在床上。刚刚要开始晚祷，有一个声音从右前方过来，是右耳听到的。声音很柔细，就像打电话时话筒里的声音一样。用的不是长沙、上海、北京口音，而是最标准的新昌家乡的口音，是我最熟悉的土音（母语），使我听了一点也不惊慌，一点也不害怕，一点也不猜疑。这声音是那样平静，那样安慰，那样舒服，使我很快就入睡了。晚上你爹开完会，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也不知道。

“这声音说：‘有一个声音叫你们到上海去，是恩典呢！’（注：这晨的主词是“声音”，不是某某人，也不是电报和信。“声音”是圣经里特别常用的词，（参路 3:4-5），因为声音的背后往往是神，不是人。《约翰福音》里记载：1）“羊也听祂的声音……因为认得祂的声音……”；2）“有声音从天上来……”。）

“那天晚上，你爹在开会，我就带你先睡了。第二天一早，我把经过告诉你爹，他说：‘是啊，是神的恩典呢！你要不要去？那时我在开会，孩子们又在别屋睡，谁跟你讲呢？是神差天使

跟你说话呢！神的话，你听不听？是恩典呢！你要吗？恩典不一定是享福，吃苦也是恩典呢！——当然听喽！”

当时我母亲的思想，不知怎的，完全彻底改变了。“我明白了，我是祂的羊，所以我会听从祂的声音。祂的话是那样带有能力，我确实是变了——我一定要去上海。哦！我这只小羊，竟是那么要听我牧人的话！这下子，长沙再好，我也不要呆了。”神的话真是生命，真是能力。

离开长沙之后约一年，长沙全城大火烧，又遭日本飞机大轰炸。如果我们没有走，三年“好景”的享受不过再加一年，不变“盐柱”，倒有可能被炸死。谁知道明天呢？只有我们的好牧人知道明天呀！实在感谢不尽，是祂引领我们全家到了那可安歇的水边。真是“恩典”呢！这美好的见证，我妈平生向亲友们大概复述了一百遍，我们也讲了很多遍，听到的人很多很多，百听不厌，因为这是好牧人在对羊说话的见证。

这一印证对于我父亲明白和遵行神的旨意很重要，因他认为，如果真是神的旨意要他去上海，神不会只作一半的工，即只在丈夫身上作而不在妻子身上作。但是，神作工有祂自己的方法，有祂自己的时候；而我们是学习安静亲近神，学习洗耳恭听，学习等候神的时候。

“……是恩典呢！”恩典是这句话的重点。神不但对母亲说了，并且对母亲解释了，所以母亲常对我们说：“恩典是白白的”；神又进一步对父亲解释了，所以父亲常对我们说：“恩典是神生命的能力。”我们晚辈一直在回味，确实，神的赐给，岂是要我们出代价？一切都是祂造的，所以是白白的，是我们不配得的。那么神白白赐给我们什么呢？祂是把祂的“最”给我们。祂的“最”是什么呢？祂的最好——不能再好的——就是

祂的生命，祂生命的爱，祂生命的能力，祂生命的一切丰富，借着祂儿子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又借圣灵启示、落实在我们里面。

真的，到了上海后，先是大哥和二哥，很小就清楚重生并热心事奉了；接着是三哥和我，十几岁也受了浸并同心奉献了。我父亲看到，又放心，又高兴。原来，这就是到上海来的恩典呢！当初，那“好牧人的声音”是我父母不配听的，“逃离长沙，往上海去”的吩咐和指示是我们不配得的，全都是祂的恩典，是祂恩典的能力，引导了父亲，改变了母亲，拯救了我们。愿感谢归于赐恩典的神，阿们！

(2) “院长同意”的故事

那时的长沙湘雅医院院长颜福庆，是个挂名的基督徒，妻子是真信主的日本人。当时，中国处处缺医少药，医院是决不肯放走一个正式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的，何况父亲又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眼科专家，又是湘雅医院的眼科主任。他第一次跟院长谈这件事时，院长不同意；第二次他就跟院长开门见山地说：“我已经清楚明白这是神的旨意了，是神要我到上海去继续担任教会长老的服事。”院长听了，心里有点紧张，说，“哦，竟是神的旨意！那我岂敢，岂敢！那你——就去吧。”这一个印证也真是爽快。

(3) “长沙小教会（父亲在负责）要有负责人来接替”的故事

在长沙，有一位刘太太在办孤儿院，她的丈夫刘弟兄在武汉的教会负责。他俩因两地分居不好，正打算让刘弟兄搬过来。就在那时，不早不迟，顺利搬成了。从此，刘弟兄就负责长沙的教会。从这事看出，不是凑巧，而是神早就知道了，早就有

了预备。此后，我父亲就很喜欢这一圣经用词——“耶和華以勒”（创 22:14，意思是“耶和華必预备”），曾用毛笔写了送弟兄。

（4）“弟兄接替之前，长沙教会应该有一次复兴”的故事

要求长沙教会有复兴的理由：当时教会人数总共约二十位，如果是神叫我父亲走，最好不要留下一个人数少、问题多的教会给接替的弟兄，而是在复兴的气氛中走才显出神的美意。所以，他就在神面前求圣灵作工，求神复兴长沙的教会。作工的必须是神自己，也只能是神自己，而他只是祷告配合而已，他尽量不凭自己举办什么培灵特会，绝不用人手代替神，免得“神叫他去上海”的旨意印证不清。

配合神而不代替神的原则是多么重要啊！巴不得我们都存这敬畏的心（参创 30:2,50:19）。

姐姐在教会复兴中清楚重生

姐姐最大，当时 13 岁（1923 年生）。她得救的见证是当时圣灵作工、教会复兴时得救的人中的一个典型。由此可见，教会复兴不是人的魄力、人的运动（可惜直到如今，走过这条错路、欣赏这条错路的人不少）的结果，而完全是神作的工。父亲期望我们儿女个个都信主，但他只是祷告配合，活在神的面光中，偶尔随圣灵感动给我们讲几句。他的原则是求神亲自作工，让人自己愿意。所以，在姐姐信主的全过程中，父亲除了祷告和“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参弗 6:4）之外，没有用过自己的办法；因为他知道，只有神自己通过人所作的，才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指儿女们的得救），才能经火不毁（林前 3:12）。

在短短的两个月间，眼看不断有人接受主、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姐姐为自己着急了。她开始恳切地祷告，求问主说：“主啊！到底我得救了没有呢？”不论她是躺是坐，或站或走，大哥看到她常独自一人在默祷，有时面对房角站着祷告，情词迫切地求问神。她想：“爹爹、妈是得救的，那我呢？他们是进天堂的，那我呢？我也信，但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我会下地狱吗？”

那时大哥 10 岁。有一天，他在上学途中看到姐姐走向路旁的一棵大树，然后在大树前站住了。他问：“姐，你在做什么？”“我在祷告，求主救救我。”

结果，有一天，神差三位天使来告诉了她。

姐姐述说：“那是一个大清早，我刚醒，三个穿白衣服的天使拉开我的床帐，对我说：‘你的祷告神听见了。你放心，你是得救的。’”

“哦！神竟差遣三位天使来告诉我，我是得救的。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试把眼睛揉揉，好更清楚地看一看天使——他们却不见了（有人认为，姐姐是灵里看见，因灵里看见比肉眼看见更可靠）。快！我跑去告诉爹，爹说：‘这是神听了你的祷告，差天使向你报信了。’爹觉得很放心，因为显然是神作的工，就在一大水缸里，亲自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我施了浸。”

得救是第一步，得赏是第二步，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经过这次教会复兴，神在长沙的教会人数增加了约一倍，并且神让父亲看到，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努力和奋兴会的结果，好让他完全放心。就是在这样复兴的美好气氛中，欢欢喜喜地把长沙教会交给了来接替的刘弟兄。

(5)要有去上海的船

从长沙到上海要乘湘江的船。当时因干旱，湘江水很浅，船不能通航。我父亲就祷告：“神啊！如果是祢的旨意要我到上海去，湘江一定要有船到上海。”这既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印证。果然，干旱已久的湘江水涨上来了。水是从长江流进洞庭湖，再流进湘江的。停业已久的船员就挨家挨户地来兜生意，喊着：“湘江有水了，到上海的船要开了！谁要买船票？快买船票！船票！”

船票等于是送上门来了。父亲就马上点了人数，买了船票；母亲马上整理东西，该卖的卖，该送的送。女佣张嫂舍不得我们走，一直哭。妈就让她先挑要送掉的东西。然后，全家七口人就坐船，平平安安地到了上海。那是 1936 年，我满周岁。

蒙怜悯尽长老的职分

先父存敬畏的心学习在教会中尽长老的职分。关于他的职分，在这里我们回忆三件事：

(1) 倪弟兄的二姐林倪闰贞和我们同住上海胶州路一个弄堂。她曾病了一年，是肺病末期，腹部大如孕妇，翻来复去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甚至无力吐痰，医药都无效。后来她忽然想起《雅各书》5 章 14 节的话：“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所以一天早晨，她就叫佣人请我父亲去抹油祷告。

我父亲很少用头脑去分析或怀疑（一）自己作教会长老是人封的，还是圣灵立的（徒 20:28）？（二）她的病经过祷告是否能好？他只是像小孩子一样不断亲近父神。所以这种问题不会进到他里面来搅拌他在神前的宁静。等到九点钟药房开门，他自己开了处方，买了一小瓶橄榄油（约一市两）。他叫我母亲

一起去，为林师母的病抹油祷告。他只用一滴橄榄油抹在她的前额中央，然后就一起跪在她床边作一个简单的祷告。祷告刚完，病人就说：“我想睡了，我从来没有这么要想睡过，你们回去，让我睡吧。”她这一睡就睡到下午三点，醒来就说要去洗手间，一坐下就泻了半马桶。以前肚子里积下的东西，全都泻了出来，其中红血、黄脓，什么都有。很快，她就完全恢复正常。这件事发生在五十年代初。

另外一位病得医治的是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医生张克澜弟兄。他严重便秘，多方医治无效，请我父亲祷告。父亲按手在他腹部，祷告后半小时，他也泻了半马桶，也痊愈了。这不是人作的，是神作的。愿荣耀归给全能的神！愿你我更亲近神，作神大能的管道。

(2) 四十年代末，大家在上海哈同路聚会的时候，有一天，聚会刚刚结束，抬进了一个重病人，要请教会的长老求神医治。不断操练与神同在的父亲就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只简单地说了一、两句话，这个病人就立刻痊愈了，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雅各书》接着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 5:15）。这事发生以后，希奇的是，神一直保守住这消息，没有人传扬，免得教会的敬拜、祈祷及传道的正常生活失调，而变成所谓的“神医”了，免得十架——最大的神迹——变成治病的小神迹。奇怪的是，一直等到四十多年之后的 1990 年，有弟兄在美国将这事讲给我们听，我们才知道，如今把它作为父亲的一件轶事写下来。

(3) 一天，倪弟兄召集各地的同工，在聚会时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出来传道，是自告奋勇（源头是自己）呢？

是环境需要（源头是人）呢？还是清清楚楚有神的差遣（源头是神）呢？如果清楚有神的差遣，是否请把奉差遣的见证给大家讲讲，因为神的话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罗 10:15）。接着，大家一个接一个地讲了自己蒙神差遣出来传道的经过。轮到父亲时，他只是泰然一笑，没有讲，原因是神没有引导他放下职业出来事奉，他是带职事奉的。他的长老事奉的见证，已很明显，不是人的按立，乃是神的按立（徒 20:28）。既是神的按立，只要他不断谦卑依靠神，神一定会负责他的见证，无需自白。

（注：认识神的人知道，那天在会上开口的，未必都源于神的差遣。另一面，真正重生的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彼前 2:9），祭司是终生以事奉神为业，若为主工作、生活，则作奴仆也是“事奉……主”（西 3:23-24）。反之，一个传道人若只是为了糊口，则他的传道也是俗工，不是圣工。是职业，不是事奉。）

父亲讲台信息的核心

（长老应该）“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多 1:9）。

圣经告诉我们，教会中长老的职责，是要把纯正的、真实的道理教训弟兄姊妹。神既然安排我父亲长老的职分，那么只要他忠心依靠神，神也会同时配套地把那真实的道理托付给他。神不会只作一半，即叫他任长老而不指示他那纯正、真实的道理。赞美全备的神！祂安排的职位和职责是平行的，长老和信息是配套的。

那么，神所托付给他那真实的道理（the faithful word，可

信可靠的道)又是什么呢?他自己是否坚守了呢?他是否劝化了许多人呢?他是否是群羊的榜样呢?他的所言和所行是否一致呢?我想,现在已经进入了我父亲见证的核心,就是他的服事一开始,那“起初”神所交付给他的讲台信息或属灵生命信息的核心是什么?(据知,很多当时一起服事、一起走天路、今天还活着的弟兄们,对“当初”的信息仍记忆犹新,铭刻于心。一提到他译的两本书,在一定范围内众所周知。)这信息就是——常(住)在基督里(劳伦斯《与神同在》);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盖恩夫人《馨香的没药》)。这就是当初神借三百年前这两位法国古圣的著作开启、帮助父亲,使他想起圣经里有关生命的道;随后,神就借父亲将他所领受的化为信息之核心,再开启、帮助众圣徒,其实也就是:

“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林前 2:2)

(一)耶稣基督:常(住)在基督里(约 15:4)——就是与神同在(创 5:22;来 11:5,6)——就是亲近神(雅 4:8)。1936年父亲从长沙回上海,尽管 1928 年开始就在上海与倪弟兄同工,也有长老服事,但现在服事的一个新的开端。1937年,神借着祂翻译了劳伦斯的《与神同在》(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这是三百年前法国弟兄劳伦斯(Brother Lawrence, 1611-1691)的美好见证,也是劳伦斯弟兄一生的实践和实际。劳伦斯识字不多,但是他认识神;他圣经知识不多,但是他满有神的同在。他曾是巴黎修道院的厨师,但是法国君王、大主教也来请他代祷,向他讨教。他享年 80 岁,学习与神同在四十多年如一日。在厨房最闹、最忙的时候,他里面神的同在和平安,与领主圣餐时是一样的。劳伦斯在病痛至极时说,

与主同受苦就是我的乐园，我愿与祂同苦，直到祂再来。与神同在就是我的事业，如果我是传道人，我就要讲“实行与神同在”胜过讲别的（指出了讲台信息的核心），因为主亲自告诉我们，离了祂，我们“就不能作什么”（约 15:5）。

感谢主！父亲不但是《与神同在》在中国最早的翻译者，也是尽心实践与神同在获得极大属灵益处者——到路终，在烈火试炼的高峰中为主名殉道了。与神同在就是“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约一 4:16），也就是“住在[主的]话里”（约 8:31，“常常遵守我的道”原文作“住在我的话里”）。感谢主！这六十多年来，《与神同在》激起许多圣徒的尽心学习与操练。

（二）并祂钉十字架：“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 9:23）。1938 年，神借着祂译完了第二本书——《馨香的没药》（Sweet Smelling Myrrh）。作者盖恩夫(Madam J. Guyon, 1648 - 1717)是法国的贵族，但是神让她受婆婆和女佣的恶待，甚至遭受当时教会领袖的逼迫，最后在监狱里倒粪桶。她容貌极其俊美（她自己说，她没有遇见过比她更美的妇女），神却剥夺她的骄傲，让她患了天花；她有美好的属灵恩赐，后来也失去了。“没药”就是她一生十架的标志。有人说，盖恩夫人的属灵经历是空前的丰富。赞美神！三百年来，神在她身上的杰作——没药包裹的一生——仍然照亮神家的人，一直到今天。

感谢神！我父亲的职分和信息是配套的。在信息的内容中，亲近主和背十字架也是配套的。

翻译前的心愿和祷告

父亲在翻译前的祷告：“主啊！如果我不是渴慕与神同在

的人，主祢拦阻我，不让我翻译。”——感谢主！祂的怜悯临到了他。二十多年，父亲忠心操练舍己、与神同在，逐渐到达不间断的地步。他特别注意“所是和所行”的关系。住在主里，决定了他的所是。他的所行就是彰显祂、荣耀祂。

另外，在环境上，神让他从英国旧书店顺利地函购到了《Sweet Smelling Myrrh》(即《馨香的没药》英文原版，参歌5:5，英钦定本)。

感谢主！三百年来，劳伦斯弟兄和盖恩夫人的见证，帮助了世界各国许多神多神所重用的仆人走上里面生命的道路；神又借我们的父亲把他们介绍到中国教会来。近六十余年中，也供应了许多中国敬虔、爱主的圣徒。

(三)《生命的信息》——父亲为主而死二十多年后，弟兄们怀念他，珍惜他生前在《信徒消息》等教会的杂志上刊登过的信息。当神安排弟兄们整理、出版父亲的讲道集时，大家很清楚地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很集中，也很单纯，始终是关于属灵生命方面的信息，其核心就是住在基督里，接受神十字架的破碎。这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的信息(约10:10)。父亲的讲道集《生命的信息》(一)和(二)两本就是这样的取名。

许多人的许多讲章一、两天就拟成了，但是他说，有的信息他需要在神面前学习等候五年、十年，有一定的经历了，才敢讲。《进入神生命的道路》就是其中之一。他说，神特别重视你所是的(What you are)。他常讲，我们所讲的要和我们所是的相称。

生命的信息是主再来之前最需要的信息，是不可须臾或缺的。神赐给父亲的职事，就像当年使徒老约翰的职事。约翰被

召时在补网，预表要补生命的信息，以免鱼从网里漏掉。

哦！今天的讲台，有多少是有十架的呢？

哦！我们得救了，得着生命了，还要得的更丰盛！

讲道要等候神的话

（一）人情与神的引导

有一个礼拜二，杭州同工许弟兄来上海看望弟兄姊妹，为了让弟兄姊妹都有机会见面，最自然、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安排要来的主日请他讲道。父亲很客气地作了邀请，许弟兄也很客气地作了答应。事后，父亲心里一直不平安，因为下一个主日要讲的话，神已经托付了他；他自己也很清楚，神要他释放的信息是什么。他想，这该怎么办呢？我已邀请，他已答应，事都定了；要改，多不好意思！甚至还可能伤了弟兄呢。并且，是我主动请他的呀！父亲就到神面前祷告：“主啊！我错了！求祢赦免。要我改，不如祢改。我提出改，会造成很大的误会，因为这不是出尔反尔吗？”感谢主！听了父亲的祷告，同时，也再一次印证他里面的信息是从神来的。

到了礼拜五，又有机会碰到许弟兄，感谢神！是神的引导，让许弟兄先开口：“俞医生，你可不能客气，如果你里面已经有神的引导，已经有神给你的信息，那么要来的主日，一定是你自己讲。讲道是神作的主，人可不能客气呀！”这使人想起《箴言》16:1“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这也使人认定，这一席话分明是神的灵感感动他说的。父亲连忙在许弟兄面前——更是在神面前——存谦卑、敬畏的心说：“是，是！好，好！我里面确实是已经有了神的话，那么这次就让我讲吧。”

（二）让圣灵负责讲台

有一次，父亲回到自己的家乡（浙江新昌）去探亲并看望

弟兄，到了主日聚会，比他大 10 岁的哥哥（新昌教会的负责弟兄）坐在第一排；父亲坐在中间排的中间，两兄弟相隔好几排。哥哥一面请大家先唱诗，一面在想，弟弟就不用请了，他自己会上来讲的。那天哥哥里面也确实没有话、没有准备要讲，想想弟弟从最大城市上海来看望大家，弟弟又是上海最大教会的长老，从神领受得多，认识也深，一定有很多要交通的，这是理所当然。再说，外人或许要客气，受邀才上台，自己的亲兄弟就不必了。于是哥哥再请大家唱一首又一首的诗歌，等着弟弟上来讲。

不久，弟弟发现，哥哥一直不上去讲，一定是在等弟弟；而弟弟在想，我里面没有引导、没有话，怎么可以讲？就继续安静在神面前。忽然间，神的话像泉水一样，先流到弟弟心里来了，有主题又有内容。弟弟就立刻谦卑在神面前祷告：“他是哥哥，是新昌教会讲台的负责人。求祢将祢流给我的话，原封不动、不受阻拦地转给我哥哥吧。”真的！哥哥不再等，唱完诗立刻上台，话如泉涌，满了膏油，满了馨香；讲的主题和内容，跟弟弟所得着的完全一样。试问，为什么弟弟先得神的话？是否近水楼台先得月，亲近神者易得神的话语的供应？是否胡须比衣襟先得那贵重的油？（诗 133:2）

主啊！让我们操练亲近、更亲近祢。

（三）倪弟兄的阿们——深渊的响应

二十年代末，上海教会早期的讲台是在哈同路文德里。那时，倪弟兄偶尔坐在最后一排，听别的弟兄讲道。当他听我父亲讲道时，有时很激动地喊“阿们！阿们！”从最末排向讲台喊过去，这不是别的，乃是“深渊……与深渊的响应”（诗 42:7），因为我们里面所受的灵是一个。这是美事，但更美的事是：

（四）圣灵里的合一——倪、俞在真理的亮光上有不同的时候，俞是怎么对待的？

请容我先从父辈房爱光弟兄 1987 年与我通信的追述讲起（房爱光是肃反运动前（1948—1956）北京教会负责弟兄之一。我在北京聚会时，认识他）。1956 年“肃反”运动前夕，他已经准备好进牢的小包裹。那时，摆在房爱光弟兄面前的选择是：1) 持守“教会的头是基督”——就拿包裹进牢；2) 接受“政府作教会的头”——就任“高级犹太”。房弟兄所拣选的是前者；另一负责弟兄拣选的是后者（真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房弟兄坐监、劳改 10 多年出来后，住在甘肃嘉峪关他儿子家里。记得我在上海给他的第一封信的长长的称呼是：“主内敬爱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跟流放拔摩海岛的老约翰一同有分的、父老弟兄房爱光。”

在收到信时，房弟兄正在看我父亲的 1984 年版的《进入神生命的道路》。他回信说，“或许你们都不会知道 43 页（即 CCTM 中国大陆圣徒见证事工部 1999 年 11 月发行的繁体字版《与神同行》279 页）的背景故事，但我知道，因我亲历其境；我回忆了当初，很受感动。时间是 1939 年，地点是上海蒲石路《后改称长乐路》友华村。倪弟兄召集了全国各地的同工，开了一次同工聚会。在会上，倪弟兄分享了〈罗马书〉6 章 6 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祂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倪弟兄认为，一个基督徒若要进入得胜的生命生活，就必须得着这节圣经的启示，这是必由之路。只有这节，没有别的圣经节了。当时，我心里一直作难，因我以前并无明显得此经节启示的经历，就在会后找你父亲交通了。他的回答（同他书上写的一样）：‘人不能代替神，人也不能限制神；

神能用《罗马书》6章6节，神也能用祂说过的有关经节来启示人，达到启示旧人同钉的目的。请你放心吧。‘旧人之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还有同复活，同坐宝座’——是基督徒得胜的根基，是唯一的原则。只有这一根基，没有别的根基。根基不能变，只能一个；而神启示人所用的经节，或者说，神达到祂目的的方法可以不同，且常是多种多样的。’你父亲的交通完全解除了我的疑团，我很高兴。

“我今天再重温这旧事时，所感动的倒是：当时，《《罗马书》6章6节是神能用的独一无二的经节’的领会，明明是倪弟兄的领会，不是你父亲的领会，这一经过我知道得最清楚。但是，他在写《进入神生命的道路》时，写的却是：‘以往我有一个误会’；他不是写，‘倪弟兄是错的’；他也不是写，‘有人说，《罗马书》6章6节是神能用的独一无二的经节，这是错的’（参《与神同行》279页）。今天的人是多么容易否定别人，突出自己，抢坐会堂里的高位。求神怜悯我们！你父亲是教会长老，也是负责讲台的弟兄。他事先为讲台所要释放的信息祷告，事后为讲台已释放的信息负责。他在负责纠偏时，愿把别人对问题的误会，归为自己对问题的误会，因为事实上，人在认识问题的开始阶段，都可能会有那种误会的。我看到这，想到这，似乎看到你父亲身上那个从神来的合一的灵、羔羊柔和谦卑的灵。我为此而感动，我为此而挥笔回此信。我知道，这是神在你父亲身上所作的工，这是你父亲不断亲近神所结的果子。愿荣耀归给三一的神。”

后来，倪弟兄在《在基督里》（见《十二篮》11辑末）纠正了自己的看法：“戴德生先生不知花了多少工夫寻求得胜。他说，我总是求，神总是不给我。有一天，读《约翰福音》15章

5 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的话，就立刻得了亮光。从此开始，他进入了基督徒的得胜生活的门。”

另一例是劳伦斯，他不大识字。神对待他就不同于戴德生了，神不是借用那节圣经——葡萄树和枝子，而是直接借用大自然中的受造之物的景象——冬天的树叶的凋零，到第二年春天，嫩芽又长了出来——来启示他，使他看见属灵生命的大能，由死亡得生命之大能，复活之大能，“神的永能和神性”（罗 1:20）。从此他就开始撇弃世界，矢志爱神，四十年如一日。劳伦斯的窄门是这样进入的。

所以，经节和方法可以不同，但是“常（住）在基督里，同死同活”的原则不能变。

（注：真正得到了这节圣经或其它类似经节的启示，还不够，还必须不断住在主里面，才能经历得胜。当我们还活在肉身之内时，总没有一劳永逸的得胜。）

（五）讲台特别难学的功课是：没有引导就不讲

父亲被主接去前，有几年的时间不讲道。讲台就让另一同工弟兄负责。那时负责的弟兄们很有想法，负责的姊妹们更有表态；最后是批评和指责了。外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时，他坐在沙发上平静安祥地说：“全世界的人都说我不好，不要紧；只要主说我好，就好了。”又补充说：“我里面实在没有神的引导，实在没有神的话，叫我说什么好呢？”

其实，主耶稣是最好的范例：人可以骂祂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而从天上却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主耶稣自己多次重申：“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时隔二十年，当我把这一见证交通给孙凯弟兄（已于 1997

年安息主怀，其见证和部分信息见 CCTM2001 年 3 月出版的《施恩座前》) 时，他说，“往往没有引导就不讲的功课要比有引导而讲更难学。”今天，这爱子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要得从天上来的声音说“我所喜悦的”呢，还是要得从人来的荣耀呢？祂要把我们模成基督。感谢祂，祂是匠人。

我平时说话少，跟父亲说话更少。但在大家批评父亲（没引导，不讲道）的日子里，竟然也站在大家一边，以批评的口气，对父亲说了一句：“爹，你还不如某某和某某来得热心呢！”他听了后的反应，使我终生难忘。

离我一公尺站着的他，前两秒钟，我看到他安祥地合上眼、低下头。好像在祷告：“主啊！离了祢我不能回答；主啊！祢有什么要回答我呢？”后两秒钟，他安祥地抬起头，睁开眼，只说了三个字：“靠不住”。好像主只给他三个字，他一点也不添加，一点也不解释，就只三个字。

因为他不断操练亲近神的缘故，是否他在经历“是他说的，又是主说的”（保罗在林前 7:25 说是自己的意见，到 7:40 说是神的灵感动他而说的）；是否他在经历“他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他里面”？

后来，故事的下文是，他的“靠不住”三个字很快应验了。我所指的那两位，在教会“肃反运动”中，以及往后的日子里，真如主耶稣（太 7:24）所说的，因为房子的根基不是立在磐石上而是立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他们靠不住、开始倒塌的时候，正是住在基督里的父亲靠得住、最坚强、为主舍命的时候。在这里，根基是沙土/根基是磐石；靠不住/靠得住；倒塌/站住——形成了对比。

神知道他在磐石上（基督里）靠得住，所以才让他有资格预言沙土上（离了祂）的靠不住。祂是磐石，荣耀归给祂！

（六）没有引导就不应邀去讲道

有一次，当时在英国神所重用的史百克弟兄（T. Austin Sparks，他的著作很多已译成中文）请我父亲到英国去讲道。父亲因里面没有引导而婉谢了。父亲十分坚定地认为，他在上海服事，是清清楚楚有神引导的；要去他国，则非再有清楚引导不可。我父亲一点也没有被当时英国的种种所吸引。

（七）家庭聚会，偶有天使显现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基督徒若不参加日本侵略军操纵的“基督教协会”，就没有教会聚会的自由，因此上海哈同路文德里的聚会，就停了一个时期。有一度的每礼拜四晚，林老太太（其先生是高官）请父亲去她家带领聚会。周围的高官和太太们都很喜欢来，神也彰显祂奇妙的看顾、保守。有一次，一位姊妹迟到了，她进聚会厅前，看见一位天使守在门口。感谢神！祂是盾牌。

另一次，大家正在低头祷告，一位姊妹偶然抬头看了一眼，见一位天使在讲台上，站在我父亲旁边，使她肃然起敬。感谢神！祂是警卫。

我想这份见证给主再来之前奉主耶稣的名的家庭聚会是一鼓励：我们不但有主在我们里面，有主在我们中间的应许，还有主所差的天使在护卫，我们还怕谁？

但无论如何，学习不断与神同在是大前提，是我们效法的大前提。这使我想起保罗写一百多个“基督里”，是因为我们离了祂，就在亚当里了；我们离了祂，就在善恶树里，不在生命树里了。住在基督里，基督所作成的全备救恩，我们在基督里

就取用；住在基督里，祂动，我也动；祂静，我也静。基督徒的蒙保守，是因为在基督里。四面围上篱笆作护卫，是因为枝子常在葡萄树上。

（八）抗战期间家庭教会：玻璃砸成玻片的比喻

家庭教会的历史重复在演：当初使徒时代有，主来前夕也会有——“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 1:9）。在这二千年期间，哪里有逼迫，哪里的敬虔肢体就会悄悄地形成家庭聚会。

1941 年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进上海各租界。上海沦陷，在日本人统治下成立了一个“基督教协会”，要一切教会团体都参加，以便控制，以防止滋生任何抗日的政治团体。有一天，日本宪兵司令部宗教司司长通知教会主要负责人倪、俞两人去谈话。因双方都会英语，就没用翻译。司长直截了当地宣布：“从现在开始，你们教会如果不参加基督教协会，聚会必须停止。这是日军命令，没有二话。”倪弟兄问：“是否再让聚一次？好作个宣布。”司长说，“那可以。”

宣布聚会停止之前，神感动倪弟兄讲了一个比喻，是汉奸不易懂而弟兄姊妹易懂的比喻。当时讲台上有一杯水，倪弟兄指着它说，如果把这杯子摔在地上，就会碎成小片；拣起大碎片再摔、再摔（指人数多的家庭聚会还会遇难），最后留下的小小碎片（指少数人奉主的名聚会，必要时可以少到两、三个人）就摔不破了（意思是聚会人数减少到两三个人，日军就无法干涉了）。比喻说完，就宣布此后聚会停止。

玻杯摔成玻片的比喻，就是聚会“化整为零”，使人很快联想起主耶稣所讲的话：“……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主早就预见到教会历史上会有只许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的试炼。

前辈弟兄在此给我们留下“羊群的脚步”（歌 1:7-8）。

教会管理中属灵权柄的原则

（一）两个裁缝吵架的故事

有一天，在上海南阳路礼拜堂的长老室里，同工弟兄倪柝声和长老俞成华正在交通。忽然进来两个裁缝，争吵得很厉害，是到礼拜堂长老室来告状的。甲说，“我有一丈多尺布料，寄放在他家里，一年多了。现在我要用，问他要还，而他说，没有这事！”乙反驳说，“根本没这事，他从来没在我这里寄放过东西，现在又要讨还。这真是无中生有，叫我怎么还呢？”

他们讲完之后，倪弟兄说，“你们一方说寄放过，另一方说没有。双方都是口述，没有凭据，这样我们不能判断，你们回去吧。”

他俩走到长老室门口（请注意神的时候），俞弟兄突然说，“请等一等，我里面还有话要说：我认为你们俩，总有一人是真实的，一人是虚谎的。刚才倪弟兄说得对，在人是不可能的；但我里面要说的一句话是，在神凡事都能。在人面前能瞒得过，在神面前是瞒不过的呢！好了，我里面就这一句，你们可以回去了”（请注意他没有多说）。

出乎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神的话是生命。回去后，裁缝乙不知怎的，就吃不下饭，晚上也睡不着觉。圣灵在他里面一直催促，非要他把那一丈多尺布拿出来归还给裁缝甲不可。第二天清早，拿去还了，心里才得了平安（这就是“行在平安里”）；再赶去礼拜堂长老室，讲清归还的经过。这故事的情节很简单，但却涵盖着教会管理的原则。

三十年之后，我从英国史百克弟兄的《圣城新耶路撒冷》

中看到解释：教会管理，不是靠人的智慧，而是靠神。是神的话从与神同行的肢体出来，才真正解决问题。

（二）西安教会“拆墙”的见证

事情发生在西安，当时西安的面积并不大，信主的人也不多。原来在一处聚会擘饼的教会，已分开两个地方擘饼纪念主（圣餐），其中有了“隔墙”。五十年代初，上海的朱臣长老和我父亲一起去，目的是拆这隔墙。动身前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朱、俞就一起祷告说：“主啊！祢若不作工，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是预备去西安失败的”（这旧人与基督同钉的祷告，何其美！）。正因为一无所有，这完全仰望神了。

到了西安之后，俞的里面才开始感觉并渐渐清楚，主已经在西安动了工。礼拜四到了西安，在礼拜六的交通聚会上，很希奇，大家好像等着他俩说话似的。俞说完，朱接着说。很奇妙，两位里面所感受的和外面说出来的，都是那样地和谐。这很清楚地印证：主是与他俩同在了。（注意：同工之间的合一，是同工和神之间先合一。神是解决教会问题之源。）

这次在西安，礼拜一是正式开始聚会的第一天。原来打算让弟兄们问一些问题的，但是聚会一开始，俞弟兄的里面有了感动，就没有照所安排的去作。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题目：“良善的灵”。在过去的一年里，基督“良善的灵”（祂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一直占有了他，叫他觉得很有份量。他发现神要祂的仆人释放一个信息之前，神必叫他先注意这事，或叫他先学习这功课，然后才能供应别人。当他一来到十字架前时，就看到羔羊里面那良善的灵。人在那里要主的命，要钉死祂；而祂却要救人的命，要赦免他们。

——哦！这是何等样的灵（神有，人间没有）呢？今天，许多基督徒能彼此认错，做到自己的良心能过得去；但这还不够。例如，看到得罪你的弟兄有了难处，就会高兴，有幸灾乐祸的思想。“彼此赦免”要进一步发自那良善的灵才好（灵是人的最深之外）。

俞弟兄在讲完以后才发现，弟兄们正是需要这一信息，这正是他们在属灵方面的需要。结果，弟兄们都在主面前学习顺服，不到两个礼拜，问题彻底解决了。

俞弟兄说，“这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俩只不过是收摘神已结成的果子。我俩又始终是那样的同心。比方说，按着我们的意思，都喜欢回平凉去，但我们的里面，很希奇，又都觉得要到天水。我们就同心放弃自己的倾向，顺服里面的感觉，到了天水。天水的弟兄们说：‘我们在祷告中很有把握，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我们两人能如此同心，就印证是同感一灵，是与神同心的。弟兄们的祷告也同样地印证着。”

教会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言堂，不是投票表决，而是弟兄们与神的联合，靠神的话。因为，基督是答案；答案在祂，除祂没有答案。

作神的朋友

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圣经中提到几次（雅 2:23；赛 41:8；代下 20:7）。一个卑微的人竟能成为神的朋友，神甚至能把祂的心意坦诚相告，这是多么大的恩典！神说，“我所要作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创 18:17）；神把将要发生的大事——神要毁灭罪恶深重的所多玛和蛾摩拉（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得住在所多玛，创 19:1）告诉了亚伯拉罕。这样类似的事，也发

生在我父亲身上。

1945年8月14日是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历史告诉我们，事前各国的首脑（英国邱吉尔 Churchill，美国杜鲁门 Truman，苏联斯大林 Stalin，中国蒋介石）没有一个知道。当然，神知道；早两天，神也让我父亲知道。故事是这样：父亲照常在哈同路文德里聚会处楼上的长老室。神给人灵里的直觉，往往是在人亲近神的最正常的属灵状态之中。神借直觉告诉他：日本人投降了。他就立刻叫长老室内在场的弟兄记下，是几点几分“直觉”到的。回到家中，他是那么兴奋、那么有把握地告诉我母亲：“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呢！是神告诉我的（他说话是那样有把握）。是真实的，但还不是现实的，所以，（他嘱母亲）我们还不能外传。”

直觉——是人灵里直接的感觉，是神对人说话的一种途径。五官的感觉（视听）是接收从物界传来的信息；而直觉是接收从灵界传来的信息。前者（官感）来自受造物，后者（直觉）来自造物主。

那天我看到父亲说话是那样有把握，好像比读到新闻报导还更有把握。事隔半个世纪了，中国基督徒已增百倍，巴不得神得着更多的亚伯拉罕那样的“朋友”。神是我们的真朋友，愿感谢归给祂。

在跟随主的路上找“窍门”——与神同在

（一）找窍门、抓操练

父亲从小就有一种很特别的素质——勤于找窍门、抓操练。他十岁左右的时候，人们使用的硬币叫铜板（即铜币。三个铜板等于1分钱，可买一只大饼）。儿童们喜欢拿铜板做游戏，

比输赢。

游戏之一叫做“蹬铜板”。先在地上划一方框，边长一尺余，称为“堂”；堂内放对手的铜板一枚。游戏时，一人站着，手里拿一个铜板，瞄准、放手，让铜板落下。若能用自己的铜板把堂内的铜板蹬出堂外，就赢去这枚铜板，对方必须再往堂里放一枚。有时他一天会赢二、三十个铜板。赢来的铜板不过夜，立刻买零食吃掉，免得父母知道。他也不想赢太多，免得吃不完。在一起游戏的孩子们只知道玩，却不知道他为什么是总赢不输，原来，他天天在暗中找出窍门，抓紧操练。

游戏之二是大家都知道的“掷骰子”。孩子们只会奇怪：为什么他掷下的两个骰子，滚了滚，常是两个六点朝上？岂知独有他一个人天天在暗中操练，连家里人也不知道。

他还练拳头，把一刀（一百张）草纸钉在墙上，击破一张、撕掉一张。草纸减少，拳头练硬。有一天，他竟然一拳把教堂的土围墙打穿了（悔改后赔偿了）。在中学和大学体育场上，他赢回了多枚银牌和铜牌。中学时年年考第一名，以至学费全免，并保送大学。读大学时，全校英语演讲比赛，得第一名的是读大学一年级的他。上海市举行书法比赛，当时写毛笔字的人很多，比赛的人也多，他又得了名次。

场上赛跑的人很多，真正认真操练的人可不多呀！但他却是一直在找窍门、勤操练，一定要作运动场上的得胜者。这样的素质和气概，在他身上从小就十分明显，后来在他敬虔的操练中也靠主起了作用。所以，前辈弟兄发现：懒惰的人，神不用，魔鬼也不用。

（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约 14:1）

28 岁时，他由过去基督徒家庭传统的信神，进入直接得神

光照而信救主耶稣基督。一旦看清自己是罪人，认清十架救恩之后，感谢主的恩典！他那从小就有的素质和气概——找窍门、勤操练——似乎就开始起作用了。不作基督徒便罢，作基督徒，就一定要作得胜者。《马太福音》11章12节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the kingdom of heaven suffers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The New King James Version)]——好！我一定努力，我一定要进天国！后来，他常给我们讲这节圣经。

但是主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人无力“努力”。感谢主！为了让他知道他的不能，我们亲爱的主亲自伸出了祂那有伤痕的手指示他，让他真知道，唯有靠主才能。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上海炎热加潮湿的夏天，人要一手擦汗、一手搧扇才行。父亲28岁，医科大学刚毕业，正是他的黄金时代，正是他体力和魄力都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不料，从神来了一个晴天霹雳。那天他躺在医院铁床上，突然一个“雷”打在铁床上面——他竟咳出了血，下午又发低热。谁知道，在他这样魁梧的身体内，竟早已有了当时流行很广的肺结核病灶？拍片之前，内科医生还不信这满身肌肉发达的人，怎么会有肺病？但是在事实面前，只得开病休证明：三个月。

神让他回到空气清新的老家浙江新昌，一面静养身体，一面修养灵性。他感到过去“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前4:8）。哦，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多么虚空！一个“雷”打，转眼成空了。即或未受雷击，也与神的永远旨意不相干。很快，操练身体转成操练敬虔了；也很快，即或操练敬虔，也不得不依靠神。因为离了祂，我们实在不能操练。这一击打，父亲被打软了。本来，

他靠自己的魄力，曾经揪住一个被鬼附、甚至有超然能力挣断铁锁链的邻居，并把他反绑起来。真是名不虚传的新昌“大力士”。而今，他已在“东亚病夫”之列，名存实亡了。

三个月如飞而过（当时医院规定：病假不能超过三个月；超过了，就作为自动离职），他正在思想：今后怎么办呢？

感谢主！就在这时候，神怜悯他，纪念他 13 岁时的一个祷告：“神啊！如果我离弃祢，求祢使我回转，把我抓回来。”圣灵厉害地光照他，使他看到自己身上的罪，让他知道自己隐而未显的罪——这是神作工关键性的第一步。他说，圣灵的光照就像在他眼前放电影那样放给他看，一幕又一幕，从小时游戏赌铜钱开始……。他说，“我痛哭、认罪三天三夜”（详见《与神同行》“良心与生命”篇第四段）。

三个月病假期将满，病没好，写信续假两个礼拜；续的假也将到期，病如故。他就跟神说：“神啊！祢信实，我也必须信实。病好不好是祢的事，我说话要算数，续假结束应上班。”第二天清早，刚醒，神亲自给他一句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 4:13）。奇妙，他就从床上起来了，全身焕然一新，心里满了从神来的力量。尽管照旧是咳血加低热，但他满有从神来的信心。他说得好：咳血和低烧是假的，是从撒但来的欺骗，我不信，我拒绝；神是信实的，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信，我服，我的病已经好了，我要立刻动身。（神的话竟有如此力量，赐他如此信心，能不信看得见的事实，信看不见的属灵真实！但请注意，这句话不是自己到圣经中去取来的，而是神把圣经中的话点活在他里面。）后来，他请三舅（医生）陪送他回上海红十字医院去上班。医院内科医生都吃惊：“你怎么可以回来上班呢？这是普通常识，你自己还是医生！”父亲仍然满

有信心，满有力量，坚持说：病已经好了，咳血低烧的事实是假的。感谢神！神给他话语，神给他信心；同时神也给力量说病是假的，神所给的就是那样全备无缺！神是完全的神，神所作的也是完全的；神的所是与所作是一致的。赞美归给完美的神！后来，他给我们小辈讲这见证时，常用英文表达这“真实”——spiritual reality。

不久，真的！咳血低烧的假象完全没有了。三舅、内科医生以及周围的人都感到惊讶。借此，他学习并经历了马金柯弟兄（C.H.M.）所说的话：信心的眼睛如鹰，完全能够穿过盖天之乌云（假象），看见太阳（神的话）依然明光照耀。识破假象，靠的不是人的思维能力，完全是神的话的能力。这件事在他此后学习旧人与基督同钉以后再犯罪的矛盾生活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再犯罪是事实，不是真实）。当时他还不到30岁，神就让他学习并经历到下面一副美丽的对联——能和不能：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一直到被主接去前的又二十多年，肺病没有复发过。

感谢神，借着此事，使他的生命比三个半月前更长进了。我们所得的生命诚然是依靠和顺服的生命。他得肺病的事，使他看到人的生命是多么脆弱；神给他的那句话，使他经历了：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从此，他更依靠、更顺服全能的神了。因他发现，祂是能力，能力在祂；（在）祂（以）外没有真能力（诗 62:11, 68:28）。

当事实和真实相背时，神让他第一次经历到：要相信属天的真实，而不相信眼见的事实。人们说，实事求是，事实最硬，事实胜于雄辩；却不知道天外有天，强中有强，不知事实只是

时空内的事，不知那超时空、不随时空而变、永远安定在天的真实——就是神的话。

这次经历成了他讲台分享的信息，是他留下的约三十篇讲道中给人印象很深的一篇——“生命要吞灭死亡”（参看《与神同行》17-39页）——的基础。神给他的那句“话”，就是文中讲的生命；“吐血和低热”，就是文中讲的死亡。神的话真是吞灭死亡的生命，是叫人活的灵（林前 15:45 原文另译为“赐生命的灵”——Life-giving spirit）。

他整个人变了，变得那么安静和斯文：穿上衣服，谁也看不见他身上发达的肌肉；如果他不叫我看，连我也不会注意他的“拳头”，原来是前面骨头已练平了的拳头。我父母还未结婚之前，有人劝母亲不要嫁给他，因为知道他的拳头太厉害，会把人一拳打死的。而事实上，母亲常说，“我俩一辈子没有吵过嘴。”父亲对常来交通的几位姊妹表露过：“神赐我的配偶是祂认为全世界最好不过的人选。”这句话实在意味深长，值得每一对主内夫妻静思并确认的。

我姐姐最大，也在家庭生活中最早发现：父亲经过与神同在的操练，平时说话少了，说的话又常会应验，所以十分敬重他，遇大事总要问他。父亲被主接去，她真是万分悲痛。

鹦鹉会学舌，小孩会模仿。我小时就知道父亲在不断操练与神同在，就搬个小椅子，也坐在父亲旁边，模仿父亲那与神同在的模样。但是我一点不懂，就问：“爹爹，与神同在的时候，要跟神说些什么话？”他说，“不必嘛。这就好比你在做功课，你知道妈在你旁边，你不必跟她说什么话，就知道她的同在；与神的同在也是一样。与神同在的心是最自然、最单纯的了。”他还说，“你上课时也可与神同在，学习亲近神！”

与神同在实在太重要了！

我读高中时，感谢神，安排了一个特别的机会：让父亲带我去百货公司买东西。这事在我家，似乎很奇怪，因为孩子添衣购物始终是母亲的事。原来，主宰一切的神是要让父亲在特殊的场合下，对我说一句要紧话。这句要紧话是安排在我俩回家的路上、因雨后而坐敞篷三轮车（当时市内的交通车）时说的：“与神同在拢总重要嘛呢！”（“拢总”：家乡话，“非常”之意；“嘛呢”：加重语气感叹词）。再没有第二句话了。

真奇怪，半个世纪以来，神借他说的这句话一直抓住我，使我一直思考着人活着那头等重要的事——不断与神同在，同时使我不断求问：为什么与神同在那么重要？其回答始终是：1）头等重要，是因为离了祂，我们不能作什么。遵行神的道，一点一滴都需要从主支取恩典。1956年“肃反运动”中倒下去的，有许多很会讲道但无力行道的传道人，失败的原因就在此；2）在大量有关生命问题（不是知识问题）的交通中发现：与神同在是解决基督徒一切具体问题的最终的金钥匙，因基督就是答案，答案在祂；离了祂，没有答案。这两个回答实在是同一个意思。

“与神同在”就是旧约时代的“与神同行”。以诺（第一个被提的圣徒）、挪亚就是与神同行的人；新约时代就是“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人随时可以坦然见主（约一 2:28）。与神同行、与神同在，最终是与神联合，生命上合而为一（主与门徒分离时的祷告（约 17:11））。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人们发现心理医生开的处方中有“与神同在”。很多宗教也开始提倡他们的“与神同在”。这种

鱼目混珠的现象怎么区分呢？在追忆父亲轶事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只要问一句：这里是否有基督的十架？是否有钉十架的基督？很简单，我们有，心理医生没有，其它宗教也没有。我们的与神同在，不是气功式的，而是跟随基督走十架道路。父亲说，到了晚上，他就祷告，求圣灵光照，把他一天中犯的罪（凭自己行事、凭自己说话等）像当初那次放映电影一样，再放映在他面前。他就求主的宝血洗净，求主保守他常在旧人同钉的真实里，常在与基督的话的联合里，好让自己以后少犯罪，多讨神的喜悦。

经过文化大革命，也就是父亲过世后 20 年，在弟兄交通中，神让我们发现，在试炼中能站住的，就是枝子常在葡萄树上、树栽溪水旁的人。又发现他们的形式各有不同：（一）不住的祷告；（二）不断背圣经；（三）不断有声无声地唱诗（圣经诗歌）；（四）不断亲近神（还有彼此代祷、圣灵的代祷、主在宝座的代祷）。另一方面，又发现大多没有经过大苦大难的圣经学者，他们重在活出基督的道理上，很少注意亲近神的操练上，实乃重果轻根。

在回忆“与神同在实在太重要了”这段三轮车上的故事时，我还想到亲近神（的他），是作神出口管道的条件。让我们矢志操练亲近神吧！

他不怕鬼

有一次，父亲去看望小舅（小舅是医生，在外乡出诊，自己病了，不能回家）。到了晚上，小舅说：“很抱歉，我这里不像（浙江）新昌自己家，住宿不便，怎么办？附近只有一处两室空房，据说闹鬼，谁也不敢去住，所以一直空闲着（俗称‘凶

屋’)。空房的门和两室的隔墙是竹片编的，比较简陋。你怕不怕？”他说，“不怕！”就去那里睡了。半夜，开竹门的响声把他吵醒了，然后就看见一个黑影向他走过来，他就奉主耶稣的名叫它出去！它就慢慢地退出去了，接着又在隔壁闹出这样那样的响声来，他就起来走到隔壁，再奉主耶稣的名叫它出去，不许再搅扰，后半夜就安睡了。

鬼怕他。有一次，几个年轻弟兄正在家里问他一些问题，忽然我姐夫进来说，我姐夫的姐夫被鬼附了，怎么办？父亲说，“正好！”就带着年轻弟兄们一起去赶鬼。到了那里，鬼已逃走，人恢复了正常。他们一起祷告后，就回来了。

又一次，有弟兄寄给父亲在山东一个山洞里拍摄的鬼的照片，他一收到就立即把照片全部烧掉，家里人都没看到。抵挡魔鬼，是他亲近神的圣洁生命的自然表现。

他之所以不怕鬼，是因为他的心已被主和主的爱所充满了。

他心里没有宗派的隔墙

（一）劳伦斯和盖恩夫人的榜样

劳伦斯和盖恩夫人都是天主教徒。感谢神！使父亲特别重视神在他们身上的见证，并且一生认真学习与神同在，拣选十架道路，像他们那样，跟随、效法基督。他又存着诚实的心，把他俩的见证介绍给中国的弟兄姊妹。神使他在后二十年长老服事期间，介绍了与神同在和十架道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他心里很清楚：推雅推喇（罗马天主教）教会是背道的教会，其中却有神所剥夺、破碎并精心造就的得胜者。父亲当时所处的环境，在道理上和实行上，宗派气味很重、宗派气势盛行。

但是奇妙的神借着 he 本人的译作，使他很早就 在实行上无声地在宣布：要打破宗派隔墙，要引进天主教中属神的精华。他在翻译时，也随时注意剔除一些可能夹带的天主教传统的糟粕。在周围宗派味达到高潮之时，他里面并无感动要站出来高呼“拆墙”。他只是蒙神保守，没有在“建墙”的队伍里有份。

感谢神！保守了凡常（住）在葡萄树上的枝子。从他翻译劳伦斯的《与神同在》和盖恩夫人的《馨香的没药》两本书时，直到见主面，他始终没有宗派隔墙的心态。

父亲所想所行的，跟葛露弟兄（A. N. Groves, 英国人，十九世纪神重用的仆人，奉差遣往印度宣教，是达秘弟兄（J. N. Darby）的朋友，在一些属灵的事上帮助过达秘）一样：合一的基础是生命，不是亮光。也就是不同宗派背景的弟兄姊妹在看法、见解上可以不同，在基督里仍是合一的。

（二）要合一，不要脱离

由于当时基督徒聚会处强调“一地一会”、“地方立场”，在上海掀起了一股脱离“公会”（见 12 页对“公会”的说明）之风，就是所有清楚重生的弟兄都不应该参加“会会”的聚会，而应该出来，参加以“一地一会”为原则的地方教会；没有“地方教会”的地方，不论有多少其他的基督徒团体，都要赶快设立地方教会。

（请注意：主仆史百克弟兄告诉我们，聚会处所谓的“地方立场”、“一地一会”，系从英国闭关弟兄会学来的错误的道理。）

家乡新昌教会是中华基督教会，不是地方教会，大伯俞成荣和小舅吴欢听都是负责弟兄。脱离风从上海刮到了新昌，小舅就问姐夫（我父亲），是否要照办？也就是问：他们是否应该

脱离出来，另外组成“地方教会”呢？我父亲回答得很坚定：“不！不！不要脱离。我们要合一，不要分裂。”小舅和大伯最后还是持守合一，没有分开另立地方教会。感谢归给合一的神。

（三）饭比碗更重要

曾有弟兄们去问我父亲，应当如何认识“地方教会”立场的问题。我父亲的回答是：你看一碗饭，你所注意的应当是饭而不是盛饭的碗。去聚会要得到生命的供应，这是重要的。至于聚会能一地一会当然是好，但这如同盛饭的碗；我们更当注重的是碗里的饭。求神开启我的眼睛，使我不但有渴慕主的心，而且有明亮的眼睛，看清主的羊群的脚步在哪里（歌 1:7-8）

经济方面的见证

（一）15岁时作了亚古珥的祷告

《箴言》中亚古珥的祷告（箴 30:8-9），效法的人不少。感谢神！父亲在青少年时，也在神面前作了这样的祷告：“主啊！求祢使我一生既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祢，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至褻渎我神的名。”他一生没忘记少年时诚心所作的这一祷告。那时，他对救恩还不很清楚，但是他相信，这样的祷告是神喜悦的，是神一定要答应的。晚年时他说，“感谢神，祂听了我的15岁时的祷告。我一生没有富过，也没有穷过。有时稍上，但不算富；有时稍下，但不算穷”（与他在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班毕业的同学们，后来都很富有，因为当时西医很少。）

（二）经济上拮据——妻儿回家乡新昌

1936年到上海，没有住房，全家七口暂时挤在一位弟兄的亭子间里；另一小间，在聚会所的楼上，作眼科诊所。父亲靠

信心开诊所，从不登报作广告。除了弟兄姊妹之外，少有人知，故门诊病人太少。在长沙三年生活比较宽裕，有一点积蓄。母亲在新昌买了几亩田，给大舅耕种，收成分一些给外婆作为生活费。第二年日本入侵，父亲回顾从长沙到上海，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联想起倪弟兄的最后电报说：“讨饭也要来”，事实上也都来了。尽管居住和收入跟长沙相比是那么悬殊，但我母亲一点也不留恋长沙，即或真的要讨饭，她也不会有怨言，因为她很清楚：“有一个声音叫你们到上海去，是恩典呢！”面临经济忽降的情形，父母的信心并没有动摇。感谢赐信心的主！感谢为父母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来 12:2）！

再联想到盖恩夫人的经历：对一个全心爱主、与主同行的人，“一步一步随从神在环境中的引导，就是最大、最清楚的亮光。”再回长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环境中，让妻儿六口暂回老家浙江新昌的路是开着的。行在平安（生命）里就是行在神的旨意里了。这次，尽心操练亲近神的父亲很快根据环境和里面的平安作出了决定：“你们都到新昌去，等神为我预备了住处和门诊所，再接你们回到上海来。我会常去新昌看你们的。”

在新昌老家，我们有长租的房子：楼下有三间，还有楼上；前面是十多家邻舍合用的大庭院，南面有大园子。厨房在大庭院西头，有走廊与住房相通。家乡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八十年代后成为旅游景点）。这样一住就是五年。1941年，全家又回上海团聚。

在跟随主、遵行神旨意的路上，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情况、不同类型的遵行神旨：1）里面（心底深处）求清楚，外面（环境上）求印证；2）心里有平安，环境有许可。后者尽管是生活中的主流，但里面的“平安”不是世人的平安，而是祂所赐的

平安，是常（住）在基督里之人的平安。这又告诉我们：常在葡萄树上，是学习和遵行神旨的关键。前辈人多有提出遵行神旨之谈，但须知：若不住在祂里，离了祂，我们不能遵行神旨。

五十年代初，一次礼拜六晚上的交通聚会，请了厦门来的一位老弟兄与上海弟兄交通。那晚父亲坐第一排，晚上回家很高兴地说：“今天的交通实在好，实在阿们！”那位弟兄交通的题目，就是“行在平安里”，引用的圣经节是《路加福音》七章最末一句：“go in peace”，他把这句译成“行在平安里”。当年，讲台上也有别人讲“遵行神旨意”；父亲说，独有他讲得最简单——体贴圣灵、行在平安里。当时，妻儿回新昌就是随环境行在平安里的决定。

“耶和華啊，我曉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 10:23）。

（三）家庭经济每况愈下——是否全家再回新昌呢？

四十年代初，珍珠港事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占领上海前租界的时候（我家住在前法租界），老百姓生活都越来越困难，来我家诊所看眼病的人也越来越少。门诊收入有时一个月仅十几元，甚至更少。日本占领军供应的是碎米，稗子很多，再加上“米蠹虫”（指不法粮商）掺入了石粉，还要凭户口证排队购买，拥挤不堪，常有挤死老人和小孩的消息。农民冒险进城来的大米要贵很多倍（不少农民把米放在掏空的背心里混过日军封锁线，到上海市区卖）。因为日军严格禁止；有的农民被日军狼狗咬，甚至被开枪打死。

再这样下去，一家七口怎么生活呀？是否全家再回新昌呢？父亲正思考着。他来上海是神的旨意，他离上海也一定要清楚是神的旨意。就在寻求神旨的那个月，门诊收入倒有 43

元。他想，如果每月都有 43 元，全家生活就可以平平而过了。

接着，他就祷告神，求神给他印证，是留还是走？他的祷告是：如果一连三个月，门诊收入都是 43 元，那么证明是留上海，否则（少），就回新昌。祷告后的第一个月，正好 43 元。第二个月是 42 元；他以为错数了 1 元，再数还是 42 元。第三个月是 44 元。三个月平均每月 43 元。这时，他完全明白了：1) 是神的旨意要他留在上海继续担任长老的服事；2) 门诊收入每月会有点上下，但是可以放心，因为耶和華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 29:10）。

病人来家门诊少，弟兄姊妹来家交通就多了。否则，不敢打扰。经济上收入少，但借着交通，双方认识神就多了，属灵的至宝多了（保罗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腓 3:8））。他们交通的内容无可奉告，因为在场的人都在乐园了。只记得有五位教会里年长的姊妹，最常一起来。

有一份交通：那时我高中了。有一弟兄来问他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他说：“我最近坐过监了。坐监期间，我内人不知我哪天出来，就有了外遇。现在我出来了，按圣经，我们是否可以重圆？”

我父亲说：“好，请你过三天再来，因为我要为这事祷告三天。”三天后，父亲对弟兄说：“我祷告过了，里面很清楚，你俩放心重圆好了。”弟兄放心回家了。这故事的情节虽很简单，但告诉我们全家：离了祂，我们不能回答；告诉我们，祂是答案；在祂以外，算不得答案。

（四）奇妙的事——意外的收入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还有一件奇妙的事：当时上海一家最大的纱厂（公私合营后改为申新九厂）董事长李升伯是一位

敬虔的弟兄，平时除了在聚会处见面之外，极少来我家。有一次他突然来了。他说：“我们厂里有许多工人红眼睛，传染又很快。可否请您帮忙，让他们来您诊所看病？只记帐，不收费；每到月底，我叫会计科派人来算帐好了。”感谢主！祂奇妙主宰的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带领。虽然有时候生活苦一些（中间有一年多，天天吃玉米粉糊），但从未挨过饿，且我们几兄弟和姐姐都能按时付清昂贵的学费。

亲近神，神必亲近他、照顾他，他必不缺乏。

（五）上海逃难风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侵略军放出谣言要炸上海的自来水厂、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引起上海四百万人的不安。有弟兄问父亲：“逃难否？”他说：“我来上海有神引导，离开上海还没有神引导。因此，即使炸，死在上海也心安心甘。主如果引导你们，你们走，我们家不走。”上海逃难风刮起，火车里的人挤得像罐头里的凤尾鱼；厕所关锁，里面也挤满了人。火车车厢顶上也挤满了人。火车顶上并没有添加安全栏杆，所以当火车穿过天桥时，很多人因来不及躲避，从车顶上摔下来。他们临死前的惨叫声、亲人的悲哭声，淹没在火车的喧嚣声中。俗话说，冷是冷在风里。车顶风大，不少人冻死在车顶上。结果，谁知侵占上海前租界的日军在十字路口布置的坦克和机枪倒没有扫射一发子弹，水、电、煤都没动，因逃难而送命的倒不少。许多逃难的人留在上海家里的东西被偷窃的很多，损失不小。独有神确知时局的变迁，信靠祂的、行在祂旨意里的人没有受无谓的损失。

（六）回家乡去准备多年后的安葬费

不但时局的未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明天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1956 年主要把父亲接去。时间是神造的，明天是神独自掌握的。小羊尽管不知道明天，但是有好牧人引导着。让我们全心学习“全然依靠掌握明天的神”吧。

父亲既然学习住在基督里（活在生命平安里），就不凭人的聪明智慧活着。五十年代初，他起意要去老家新昌三个月，似诚然又似贸然。其实，“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 2:13）。这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的正常经历。但人们会笑他的决定没有经过大脑，因他并不知道这次去的目的是什么；他也不考虑离开三个月，对教会讲台和病人门诊会有何影响，只像小孩，行在他生命的平安里。

伯父在新昌自己的“成春医院”（小地方、小医院）门口贴了告示：“上海医学博士眼科专家回乡应诊”。父亲到了老家，没料到，一传十，十传百，远近乡亲们有眼病的都来了。收下的诊费都换成银元；三个月所得的银元竟有 200 元！奇怪的是，这些钱又都放在舅舅家，父亲一分也不带回上海。人们会问：你这次回老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谁知五年后，他被葬在新昌祖坟（祖父俞和全）旁边，算一算，安葬费正好 200 元，不多也不少。当时还没有流行火葬。他没有墓碑。大哥七十年代末离开劳改农场后，曾建议立一墓碑，但母亲说，“不必了，等候复活；也不要求平反。”平时，神让他稍稍有余，供应缺乏同工；受难时，神知道弟兄姊妹都分散了，但“耶和華以勒”，神无微不至，考虑周全，奇妙地提前五年安排了这笔安葬之费（当时，一般人过世，工作单位发给抚恤金；因父亲被无辜划为“反革命”，他去世后，单位不给抚恤金）。原来，亚古珥不富不穷的祷告，也包括这笔基本安葬费。感谢我们这位早有预备的神！耶和華是他的牧者，他必不至缺乏（诗 23:1）。他从来没有缺

乏过，直至他安葬。

（七）赤贫瞎子的见证

在新昌应诊的这三个月里，来了一个瞎子（先天性白内障），年纪只 30 来岁。由于眼瞎，他晴天摸螺蛳，雨天搓草绳，生活最贫苦，所以是赤贫。父亲为他做手术，母亲做护理，全部免费。让他住两个礼拜后，还送他一斗米，替他雇辆劳动板车送回家。重见光明的瞎子，一路上高喊：“成华先生是好人，成华先生是好人！”谁也不知道，名为奇妙的神，在这赤贫身上隐藏着的是什么秘密。

原来，在三十年代后期（全家在长沙），母亲省吃俭用，积钱寄回家乡新昌买田，一是为了大舅家（贫农）能租得到田（当时租地很难），二是为了赡养外婆（当时亩产少，只有百来斤米）。前后共买了 10 余亩田，就让大舅家去种。母亲只让大舅种，不收佃租。五十年代初，土改运动来了，大舅评为贫农，因自己无田，是租田的。有租户必有田主，有贫农必有地主，而地契名是我父亲。眼看父亲就要评为“地主”了，尽管是只支不收，没有收过租，但田是他的呀（当时地主绝大部分不是被处死就是去劳动改造）。在农会开评议会的关键时刻，“耶和華以勒”——神早就预备好的那位赤贫“瞎子”就站起来说：“成华先生是好人，不许评他为地主！”这响亮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是从坐着为王的耶和華借赤贫的农民嘴里发出来的。贫农说了算，谁也不敢有二话。赞美神！五年前祂在赤贫瞎子身上埋下的秘密就此揭开了。

抗战时，父亲也医好过另一个 30 岁的瞎子，他家在新昌乡下的图画山（一个小山村），那里风景特别美。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人心惶惶，而图画山内是平安无事的。那里好比世

外桃源，四围环山，树林茂密，村庄也小，日机不易发现，日军也不敢入内。他说，“有难请便”，即请父亲随时可以带全家住在他家，使全家放心。平时他常送我们用山芋粉精制的半透明、粉红色的窝头，算是他们乡下最好的礼物了。

晚辈们要歌唱，要赞美，要留心察看，神是如何关顾亲近祂的人。

（八）孩子们学费开支最大的一学期

1950年夏，两个儿子在读大学，两个在读中学，要同时支付四个孩子的学费了。父亲把抽屉里所有的钱拿出来数（没有银行存款），数来数去总是不够一点。没想到，第二天福音书房十分意外地送来了50元钱（约为当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薪金），父亲就尽快地告诉我，“钱够了，够了！”

为什么要给他钱呢？又为什么要告诉我呢？因为这个暑假很特别：福音书房史无前例，邀请弟兄姊妹暑期来帮忙，像是福音书房急着要想出版新的《经文汇编》巨著。又很奇怪，上海那么大的教会（单是座位就有二千多），只有我一个人去报名暑期义务帮忙。两个月如飞而过，想不到竟给我父亲这笔（为我打工的）工酬钱。当时社会还没有什么“打工”之称，他们事先也没有讲要付钱，看我钢笔字写得还可以，就收下我。作为当时初中学生的我，还没有“帮忙会给钱”的概念，且谁也不知道父亲的钱会不够一点。但是神早知缺多少，神早预备，这又是一次“耶和華以勒”。

这样的见证，是你我软弱时的云彩，围绕着我们（参来12:1），使我们想起许许多多：“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诗23:1）——麻雀——百合花——亚古珥祷告。

（九）完全放下自己，凭信心顺服神的旨意

父亲在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先在母校讲课（用英语），接着在红十字医院做医生，规定每次合同期为三年。合同期到，就考虑前途。那次，有三个可能：一是杭州空军医院（正在招聘），工资高一倍多，待遇极好，工作轻省（空军人员眼病少）；二是留院，院长希望他留；三是开小诊所，有更时间服事教会。

他祷告了二个月，一直不清楚。他对神说：“我已恳切寻求祢的旨意很久，至今还不清楚；多次禁食祷告，也没有答应。明天是合同期的最后一天，必须作决定了。不是我不寻求祢的旨意，而是祢不告诉我！我小羊走错一步，责任在牧羊人，不在我。”

在这最后的时刻，神光照了他：“你心里本来就想要去空军医院，你心里是自己的旨意，哪有神的旨意呢？”他就在神前痛哭，认罪悔改（圣灵光照下的认罪才是真的；它是心思的改变，是生命的出来）。不早不迟，正在这时（把“己”放在同死的地位上），神差张光荣长老来见他，说话口气像长官发命令：“你要在教会附近开个小诊所，要有更多时间、更多心服事主啊！”他的深处很清楚地知道，这是神的意思，不是人的意思。这“命令”是从父神来的，他就顺服了。

一开诊所，收入实在太少了，父亲也不敢让我母亲知道。但他没有忘记在老家新昌墙上挂过的、自己写的毛笔大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華。”他从来不作广告，因为他说，广告一出去，病人增多，神前安静就少，祷告事奉的心也少，何谈“必定事奉耶和華呢？”

（十）挂名股东——他不当

“解放”前夕，有弟兄（药厂总经理）考虑到我家“解放”

后的生活难免困难，就另请一位长老来请我父亲当药厂的顾问，并入股兼作股东，可以缓解我家经济生活问题。父亲说，“我没钱（一千元一股），怎么入股呢？”他说：“钱不要你出，只要你当挂名股东就可以了。”父亲说，“挂名股东我不当”。当时，那弟兄有心帮助我家，而我父亲认为基督徒不宜作挂名的事，所以没有答应。（历史证明，传道人办工厂或其它事业以帮助同工解决生活问题，似乎不合神心意。上一世纪去印度的宣教士葛露（Groves）弟兄也曾经经营橡胶园，同样失败了。

（十一）有点积蓄——全奉献

1948年前，同弄邻居商人杨世潮弟兄叫我父亲把门诊赚来的钱尽管放心交给他。数目少不要紧，让他做生意。生意好，利高时，就照算；生意倒时，趁早还本。杨弟兄爱主，爱弟兄，也会做生意，且尽量不让父亲吃亏。这样，很快就积了10两金子。但后来，1948年建堂大量的钱时，他就把这10两金子全部拿出来作建堂奉献了。原来，他不是贪钱，他只是行在平安里。积钱是为耶和華，耶和華可以随时取用，“耶和華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 1:21; 参代上 29:1-5）。神为他预备，神也借他预备。

家中值钱的只有一副象牙做的特大号象棋，是他积下大学的奖学金买的，已珍藏了几十年，建堂时也拿出来奉献了。

从四十年代起，他几次对我们讲：“我不会有产业留给你们。看到你们清楚得救、大学毕业（如果经济条件许可），就够安心了。神是你们的产业，你们是神的产业。”

（十二）稍有余——接济同工弟兄

这种接济同工的事，我们不知道，因他行在暗中（太 6:4）；但到时候神自己要摊开，好让后代的人留心察看。1987年，烟

台的刘建邦弟兄（一度是杭州教会的同工）给我来信说，“你每月寄我 70 元（这是当时国外弟兄的奉献，专为帮补国内受难和缺乏的老弟兄），很希奇，这数字跟你父亲早先寄我的数字相同。”我们父子未曾通过气。很奇妙，这才发现他暗中所作的。

（十三）母亲给乞丐——“发薪”

1941 年前，在新昌期间，有个 30 多岁的乞丐，大家叫他“傻子讨饭”。他会洗个澡，穿上麻衣，替丧事家哭丧；因为有的家庭死了人，无人哭。给他一点钱，他会帮哭，而且哭得很“伤心”。给他 3 个铜板，他会在空地上表演做道场（道教迷信活动）。平时他挨家挨户讨饭；不给他，他就要骂街，很凶，孩子们看见很害怕。邻居背后抱怨我母亲：“都是成华师娘不好，我们这条街大家都不给多好，多太平！她一给，他就沿着我们这条街一户户挨着讨过去。多脏、多讨厌呀！”

母亲听到后，就在神面前思想：“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罗 15:2）。又想：“有求你的，就给他”（太 5:42）。既要给讨饭的，又要叫邻舍喜悦，能不能两全其美呢？母亲决定叫他每个月一号来我家。母亲给他一角钱（等于 30 个铜板），叫他不要再向邻居讨，他答应了。以后每个月一次给乞丐“发薪”，从不误时，邻居也不再抱怨了。

（十四）父亲去世后，母亲生活（经济）来源

我在三哥（崇义）身上见到一点。他 28 岁（1961 年底）在四川石油井边因公牺牲，弟兄中最早被接回天家。1958 年我们俩在北京分手前，他三次叫我一起（在宽街礼拜堂）祷告。三次祷告简成一句（三次都没有第二个祷告内容）：“主啊！无论如何让我作一个聪明童女。”他是那样迫切、那样渴慕、那样专一地祈求着。他受浸后已 13 年，一直没有离弃他向着主的童

女般的、起初的爱心（启 2:4）。

我虽同心地跟着祷告，没有求第二件事，但心里常闪念：“你是否还有什么具体要事要祷告？你开头，我就跟。”但所求的总跟先前一样，这例留给下一代默想。

母亲领三哥的抚恤金到底，共 31 年，是母亲生活费最稳定的一半；另一半耶和華以勒，是来自海外肢体。我想，父亲离世前，一定会想到“耶和華以勒”而安然见主的。

父亲在时，神借母亲在经济上怜悯穷人；父亲被主接去后，母亲在经济上不断蒙神怜悯、看顾。在晚年，她常回顾过去，每每满了感叹地对我念有关“祈求怜悯”的经文（她常作扶杖的姿势，模仿雅各，扶着杖头敬拜赐恩典、赐怜悯的神（创 47:31））：

1.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偿还”（箴 19:17。她常想着：过去是神借我借给耶和華；如今是耶和華在借肢体偿还我）。

2. “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雅 2:13。她的意思：我在审判台前之所以能夸胜，在于平时怜悯贫穷人，所以我要抓住机会）。

3. “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華我们的神，直到祂怜悯我们”（诗 123:2。我们缺乏光，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可怜、多么需要神的怜悯啊！越知可怜，仰望越切）。

4.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箴 8:34。所等候的就是祂的怜悯。她还喜欢站在房门口，靠着门框，边念边演）。

父亲过世后没几年，眼看邻居们年老退休有“劳保”（即

劳动保险：工人、职员在患病、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或其它特殊情况下享受生活保障的一种制度），母亲心想，“那我呢？”立刻从心口涌上一句话：“我是你的劳保，保你到老，保你到死。”她是那么喜乐地反复向大家传说，因为这句话天天在她身上应验着。

母亲过世前几天，一位到处报神音、传喜讯，又在生命生活上慕圣的人（罗 10:15）来看望她。她竟从枕头底下拿出 30 元钱，交给他说：“这是救安徽水灾的钱。”大家奇怪，她早就卧床不管家务了，哪来的钱？

母亲被主接去已八年。神借她所纪念（送寄钱和衣服）的一些贫穷人，神借晚辈还在继续纪念。其中因年老过世了几位，神又安排新的帮助贫穷人的机会。感谢怜悯穷人的神！

为了纪念上辈，为了传给下辈，我归结成八个字——“与神同在，乞求怜悯”——挂在墙上。巴不得我们晚辈不断与神同在，不可忘记纪念穷人（加 2:10）。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其它见证

（一）业务时间——他少花

医学科学一日千里，但父亲很少把他的黄金时间（27-55 岁）花在钻研发展中的医学上。举例说，他行医三十年，仍用“蓝石”（乡下土医的俗语，学名硫酸铜晶体，很便宜）治愈轻度沙眼。

晚年时，私人诊所纳入国家医院。医院内有定期学术报告会，由各科主任轮流负责。他很少在医学上花时间，却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担心。有一次，轮到内科主任作学术报告，涉及到一个与眼科有关的问题，点名下次请眼科主任俞医生解

答，父亲就到附近的旧书店，看到眼科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正好回答了内科主任的问题。

（注：这件事，只是他个人的领受，是好的见证，不一定是好的榜样。我们在职业上接受与专业有关的新知识也是必要的，但不宜投入太多的时间与精力。不要忘记我们真正的职业是事奉主，求主赐我们智慧，善于平衡——对创造者的认识和受造物的认识之间的平衡。）

站讲台的俞医生，本来就口齿伶俐，表达清楚；他的学术报告给全院上下留下最好的印象。感谢全知全能神的带领和预备。父亲时时与神同在，神事事与他同在。“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雅 4:8）。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仰望主的怜悯，沿着“与神同在”的脚踪走吧。这位群羊的榜样，没有别的，就是他常在基督里面，基督常在他里面。我们若认真学习与神同在，也同样能见证神的预备。

（二）有嗜好，有软弱——靠主对付

父亲年轻时先后有过许多爱好，一一列举如下：

30岁左右时有一枝德国汽枪，爱猎鸟。姐姐和大哥跟在后面把打下的鸟拣在菜篮子里，特别高兴。每次十来只，有大有小。母亲加工，大家吃。

父亲的另一爱好是拉小提琴，有一只日本小提琴，但我只见他为与我“告别”（我去北京读书，却不知半年后他被主接去）拉过一次。

他爱吹箫，藏有一对仿古扁箫，但只见他吹过几分钟。

拉胡琴。有趣的是母亲，每拉必跟，一拉一唱。我见过五、六次。

爱踢足球、打乒乓球等多项体育运动。家里有乒乓桌子，

拆搭方便。他在大学一年级时是校足球队队员，全浙江省田径比赛中得铁饼第三名。

爱好毛笔字，常见他写。有几块大砚台，都是从旧货摊上买来。有时蘸水在饭桌上写，用干布揩掉，再写。

四十年代初，他还是以前耶鲁大学的风度：带礼帽，穿西服，携手杖。夏天傍晚，挽着我的手（一年级）去散步。

爱吃水果，但价贵孩子多，不常买。吃的时候，一只苹果八等分。

中年时，爱从旧货摊收购稀有却便宜的古钱，叫母亲用纱线把古钱钉在纸板上。有几个玛瑙小古董，几块图章石头。尽管不多，仍是他的嗜好。买来了，又心里不安；放在抽屉里，想看又不敢拿出来看。尽管不值钱，但是知道这是他的“世界”，是他在神以外的爱好，应当靠主有对付。实际上，他也都对付掉了。

所以，我们家人很少看见他鉴赏古董。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从他的软弱，可知道他旧人的形象。

（三）“失败的教训也要”

《恩爱标本》是倪柝声弟兄母亲倪林和平的见证（自传）。我们叫她倪好婆。她公开说，“我喜欢俞医生”，曾请父母带我去她家住10天，每天聚会交通。有一次，她把自己写的自传底稿拿来，请父亲过目并提意见。父亲看后，对她直说，“怎么都是得胜的见证？失败的教训也要！”她心里觉得这意见提得很中肯，尽管脸上一时有点异样。父亲这样说，是因为在宝贝的外面，穿着软弱的瓦器，瓦器要等到那天才能完全脱去。在没有脱去之前，有宝贝的得胜，也必然有瓦器的失败，这样才有真

实感。后来她添上了她失败的教训。

除了上述的——爱古董就是爱世界（在对付）——之外，一个尽心操练亲近神的人，是否也会有明显的失败呢？大家经过回忆，都说“没有”。这就使我想起《约翰福音》15章的葡萄树。常在葡萄树上的枝子，除了不断从树得到生命的供应之外，别忘了，还有栽培人的修剪，特别是栽培人常在四面围上篱笆，围护着（伯 1:10）。那就是神对亲近祂的人的保守，保守他不遇见试探，保守他脱离凶恶（太 6:13），即使遇见试探（林前 10:13；来 2:18）也蒙主搭救。蒙保守的祷告和见证，在教会中是屡闻不鲜的。神是保守，保守在祂。

父亲蒙保守的具体事例：

在他长老服事的后期，在教会生活中（弟兄中为主作的“马大”多而让主作的“马利亚”少——这是父亲常说的），有的同工很有组织能力，很有魄力，在教会内搞了许多“运动”，如“移民运动”（福音移民到江西）、“交出来运动”（把心、财宝、甚至全人交出来）、土改时要求政府为教会保留福州鼓岭一块地的“签名运动”。奇妙的是，亲近神的，神一定亲近他。在这期间，神始终保守我父亲不在马大之列。

同工们知道，在我父亲所言所行中，努力坚持的，是“从中心到圆周”（在他的信息中多次提到）。所谓“中心”，就是一切事的源头必须是神，绝不二源。圣经又说，不同心，怎同行（摩 3:3）？难怪带头的同工从来不找他有“同行”之交通。当时大家看不清楚教会内搞运动在属灵上的“是”或“非”。在事后的交通中，大家越来越清楚：过去在教会内搞的运动，不是从中心到圆周，而是从圆周到圆周；不是神的灵（中心）引导的结果，不是源于神、依靠神、归（归荣）于神的路线（这

条路线的每一环节都是，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而是源于人——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靠被运动振奋、鼓动起来的魂与魂（人与人，不是灵与灵的深渊的响应）的相互影响，靠人群中的所谓群体感或舆论的压力作用。这都是外面的活动，其结果当然不能归荣于神。我们都知道，种什么，收什么；种基督，才收基督。不是神种的，神怎收？不是基督，怎蒙神悦纳？

在上述教会运动中，神奇妙地保守我父亲没有介入。为此，在失败方面，也无可详告了。至于在“脱离宗派”的运动中，他也没有介入。在这一运动中，有关他的合一的“见证”，已经在前面“宗派隔墙”一段里详述了。

（四）母亲要参加会所整洁服事——父亲劝阻

1948年前后，上海教会人数大大增加（但麦子的子粒不实），参加教会事务方面事奉的人也相应地需要增加。在这样的热潮中，母亲觉得，如果她不参加，就显得不够“热心”。她就跟父亲商量。父亲说，“不必了！家里孩子多，能靠主管好这个家就是事奉主（参西 3:22-24）。如果因为你不去，而在神面前有什么损失，算在我的帐上。”父亲这么一说，母亲的“赶热潮”就全消了，专心依靠主，靠主管好一女五子的家。

父母的关系一直是平静互爱的，从未看到他们争吵。父亲深爱母亲，认为她是神赐给之最佳配偶，是他世上最爱的人。母亲偶有抱怨而嘀咕不停时，父亲就手持拐杖，出去散个步。等他回来，母亲已经气消了。

（五）三次“先走后难”

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当然，所谓“逃难者”，先难后逃也。但是对我们家来说，有几次正好相反：先走后难，传奇乎？根据母亲最后录音，列个“先走后难”表吧：

先走之日期	间隔之时间	走后之灾难
1931.12.28 (母亲带我二哥) 从上海到新昌	一个月后	就是 1932 年的“一·二八”，日本侵略军轰炸上海。同乡人从上海逃回新昌，乘小船由海里漂回，十分艰辛。
1936.7.1 (全家) 从长沙到上海	一年多后	火烧长沙，日本轰炸长沙。堂兄从长沙步行逃回新昌，沿路只得把所带的东西一件件扔掉。
1941 年春 (母亲带四个孩子) 从新昌到上海	十三天后	日本轰炸新昌。新昌县城的中心遭炸，附近潘家桥居民有躲在水井里的；我家靠近北城门，未炸到。

1) 第一次先走后难

1931 年底，母亲和 2 岁的二哥来上海参加为期 10 天的“奋兴会”。父亲在上海行医，在胶州路（近愚园路）随云里（弄堂名）租了房子和煤气。打算第二年初把大姐、大哥从新昌接来上海（那时外婆住在新昌我家，照顾姐姐和大哥；我尚未出生）。当时，母亲不喜欢上海的生活，在犹豫再三中祷告，求神在环境中印证：如果三舅（她小哥，医生，设有自己的小药房）在圣诞节前来（乡下教会重视圣诞，一般过了节才来）上海进货，就跟他回新昌；圣诞节之后来，就不回去。结果，12 月 22 日晚，他来了。父亲得知母亲既然在神面前这样祷告过，就说，

“这就不可再三心二意，一定照办。”就决定 28 日回新昌。一个月后，“先走后难”：父亲亲眼看到上海中国地界（租界以外）一卡车一卡车的炸断的手、脚……。

2) 第二次先走后难（前文已详述）

3) 第三次先走后难

1941 年春，父亲在上海已有稳定的住处（当时善钟路（现名常熟路）荣康别墅 112 弄 8 号），且有诊所和稳定收入，一切生活已纳入正轨。父亲就叫全家（大哥 1939 年已先出来）从新昌来上海。母亲出门需要有人带路，当时我们家乡有一位商人（姓孙，我们叫他才明哥），专做中药白术生意，经常去宁波、上海，他答应带路。一天，他起程去上海，半路到了宁波，忽然想起对我母亲的许诺，只得再赶回新昌，叫我们立刻准备，然后把全家带到了上海。仅 13 天之后，日本飞机就轰炸新昌县的中心。我们家靠近北城门，没有炸到。附近（潘家桥）邻居没处躲，有一位姓吕、我们叫奎章娘舅的长辈邻居急中生智，躲进一口水井里，免遭一难。我们离开新昌时，沿途已经是交通不便了，但还能克服；而 13 天后再逃难出来的人，就苦加十倍了。

同乡们向我们抱怨说：“你们既然知道要轰炸，自己先走，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好叫我们也一起走？知道吗？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吃了多少苦，经受了多少损失啊！”母亲解释说：“真的，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一走，新昌就被炸。连成华先生也不知道呀！他叫我们去，我们就去，是做白术生意的孙才明带我们去上海的。再说，到处跑的才明哥自己也不知道呀。说实在的，只有神知道。”

另一方面，先遇患难，后才逃避（甚至像大陆“文革”劫

难，无处可逃），让我们多经历一些苦难，也必有主的美意。“我们经过水火，祢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 66:12），“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前 1:7）。但也可能平时常顺服主的人，例如以撒，经历的苦难会少一些，因为有一部分苦难是由于不顺服而来的责打（参撒下 7:14；赛 1:5）。感谢主！祂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是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参耶 29:11）

（六）晚餐后的话题

有一天，父亲让我考他圣经。他叫我随便读一句，他可以告诉我，这句是在哪一卷、哪一章。我试了三处，都让他答对了。他在读圣经方面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平时把主的话丰富富地藏心里，又靠着智慧和启示的灵真正认识神的话，又行在神话语的光中，极为重要，不然“与神同在”、“背十字架”也都会走到歪路上去。

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尚未散，全家人都围坐在八仙桌旁。有一个节目是经常发生的：父亲面带三分笑容，心有十分把握；两只手腕轻轻搁在桌沿上，随时准备做必要的手势，也等着母亲递块热餐巾。内容除了回答子女提出的属灵问题之外，就讲复活、国度以及操练“与神同在”之事。

1) 复活——主耶稣复活后的身体，是如何的超时空。在主耶稣 40 天内的 12 次显现中，父亲最喜欢讲的是多疑多马的那次（约 20:24-29）。他说，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身体要改变，像主耶稣复活后的身体一样（复活时所需的时间极短，圣经说是原子的时间（林前 15:52 希腊原文）；复活后的身体有神的荣光。复活后的身体有骨有肉，能吃能喝，享受神所造之物；行

路不受时空限制)；还要管理宇宙，并且只有这复活后超时空的身体，才有可能管理新天新地、新宇宙；

2) 国度——千年国里的狮子，吃草不吃人。在进永世管理新天新地之前，主耶稣还要我们在这样的千年国度里与祂一同作王一千年呢！

父亲讲得津津乐道，因为这是他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是源自好牧人的声音。

有一次他对大哥说：“一个人重生以后，热心爱主 5 年、10 年不希奇，要一直清心爱主到头发、胡须都白了，要见主了，仍旧新鲜渴慕主，‘竭力追求’（腓 3:12），才算得数。”并常提到“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后 4:17），又“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林前 2:19）。

（七）我父亲职业（眼科）的选定

在医本科读完以后，他没有选大科（内科、外科），而选了小科（眼科）。选择的经过如何？其“上文”我们都回忆不起来了，能回忆的只是其“下文”，是他常说的：“当初我选定眼科，至今不后悔，并且越是回忆，越是认为当初眼科这一职业是选对了。”为此，每当想到他的职业是眼科的时候，他实在从心的深处感谢神。

为什么选对了呢？他常在饭后，扳着指头，非常肯定地说：“第一，眼科病人少，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安静在主前，有更多的时间服事教会。第二，眼科的医疗事故少，少担心事。20 年来，只死过一个，还是内科原因死的。第三，眼科所需医疗器械少，眼药种类少、体积小（农民的眼疾 80% 是沙眼）。最后，到农村，到哪里行医都很容易轻装上阵，自食其力，不增

人负担；同时也方便向病人传福音。”他说，“我几个儿子，个个学医，个个眼科，也不嫌多。”

这是我父亲给晚辈留下的选职业的原则。他还常说，现在的社会生活要比20年前忙多了。其实，今天（隔50年了）又比我父亲说时忙多了。但他的意思是“眼科好”，他的意思仍旧是“不要忙，要安静在主前”，他的意思：“忙是末时撒但的诡计，不要中撒但的诡计啊！”

座右铭（毛笔字）

父亲和伯父从小都喜欢写毛笔字。当时，为了节约纸和墨，常用毛笔蘸水在饭桌上练字，左手拿干抹布擦干。四十年代初，上海市举办书法比赛。当时书法爱好者众多，参加者也多，共取100名。父亲也试着投寄了一张，结果也榜上有名。他很高兴，因他只是业余爱好，不是专业书法家。

上海福音书房出版的《恩爱标本》和《什么是新约？》两书最初的封面题字，是请他写的。早期《复兴》也请他写，他没写，因为他很快从他所临摹的王羲之字帖里找到了这两个字，用上了。那两个字确实是写得最好的了。

有一天，他在旧货摊上看到一本铜版卡纸“梅花鹿”照相簿，页页都是梅花鹿照片。圣经里的“鹿”渴慕溪水，象征着蒙恩的人渴慕神的话。他买下了，在每幅照片背面的空白页，写下他所渴慕追求的溪水（属灵金句）。

下面分享的是收集到的父亲写的毛笔字内容：

1) 主！求祢将祢的纯爱启示在我心里，好让我以此爱爱祢。

（摘自盖恩夫人的著作）

纯爱或圣爱（agape），盖恩夫人指的是那源于神的爱，十

架舍命的爱，圣灵启示而有的爱。这爱，在她（旧人）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只有求主启示。她前期曾在家门口施舍面包，后来神让她看见，这是源于自己（旧人）的友爱（phileo），是会变色的；她就在神前为她的施舍认罪，并接受神借十架的对付。

（圣经原文中的“爱”，有“圣爱”和“友爱”等之别，中文翻译很难区分，一律译成“爱，love”一个字。耶稣时代，特别启用“圣爱”或“纯爱，agape love”一字，专用于源于神的爱，以区别于人间“友爱 phileo”。）

2) 神迹奇事我不求，只求此心全爱主。

（摘自盖恩夫人的著作）

神迹奇事，指的是神医、方言、异像、异梦等超然的经历。这些经历很吸引人，但仇敌会假冒，会利用，因此它们少有属灵真实的益处。最大的神迹，在十架上；真真实实的吸引、圣灵启示的吸引，是祂被举起来（太 12:39；约 12:32）。求神怜悯，求神光照，让我们看见什么是蠓虫，什么是骆驼。不要蠓虫障目，不见骆驼；要识破仇敌在末世的诡计。

如今有不少人羡慕三层天的经历、各种超然的经历（如神医、异像、方言、神迹奇事等等）。这都是外面的。里面全心爱主更宝贝得多。

3) 得胜秘诀并非立意为善，乃借圣灵生命之律也。

（参罗 8:2）

父亲常讲，神要我们得胜，神也给我们基督那得胜的生命。这是配套的，因神是全备的神。我们旧人身上没有得胜的因子，况且已经与主同钉、同埋了。我们的责任，是用我们的意志（魂生命——旧人——钉死，魂机关——意志、情感、心思——没钉死，是活的，living soul），靠主尽心操练亲近神，取用主在

十架作成的全备救恩。这里不只是“有份”，只是“取用”；也必须靠主取用。

创造和救赎，都是神独自作的，人在其中无功无分。世人如何取用地上全备的造物，信的人也照样取用十架全备的救恩；人如何借用科学定律，基督徒也照样借用圣灵生命之律胜过罪和死的律。人向大地要粮，必须借用科学定律；基督徒要胜过仇敌，必须借着圣灵生命之律。

4) 以损失量生命

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名利双收；房子、车子、家庭……什么都有。这不是测量生命的尺度。为主损失，为主看万事如粪土、为有损，为主望断一切（来 12:1 原文另译）；为主撇下一切、摆上一切。后者是衡量生命长进、成熟的尺度。当然，源头必须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必须是人的不断住在祂的里面。可惜，今天的讲台，往往用九分讲基督的活出，而只用一分讲乞求神的怜悯和亲近神的操练。“结果与扎根”之间不平衡。

5) 像神

“像神！怎么可能呢？”一位年长姊妹向父亲质疑地说。父亲的回答是：“这不是我说的，是主说的”（太 5:48；约壹 3:2），把圣经翻给她看。不约而同，神也安排另一弟兄，在讲台上讲了“要像神”。父亲又说：“你放心，神对人有要求，绝不落空。祂不是要我们那已经与祂同钉、同埋的旧我来答应，而是让祂那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得胜的生命来答应祂的要求。神是‘要求和答应’都全备的神”。

6) 人若能时时刻刻面向耶路撒冷，生活无自己，工作无自己，时刻向世界、罪、己死，对前途必无所惧。——只向神活，只为神活，纯洁到除神之外，无一物存在，荣耀归神！

“无私方无畏”，这是世人的谚语。但世人心目中是没有十字架的。父亲写这段时，心目中是有钉十字架的耶稣活画在眼前的。他常讲马利亚的打破玉瓶，常讲主耶稣的真玉瓶、真打破。主耶稣降世，除了神格（自有永有、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和神性（慈爱、圣洁、公义、信实等等），祂为我们把一切荣耀、尊贵以及自己的意思（意志）都倒空了：祂为救赎我们，被钉在咒诅的十字架上，连十字架上的强盗（世上最下贱、罪大恶极者）竟然也讽刺、讥诮、践踏祂；祂在人间一切权利都被剥夺殆尽，是天地间、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卑下的人了。

唯有神。当你真实倒空时，你就会跟盖恩夫人一同说“唯有神”。父亲告诉我们，在盖恩夫人的自传的开头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都是“God alone——唯有神”。这反映了她末后在狱中的属灵境界：面向耶路撒冷，注目耶稣（来 12:2 另译），唯有神。她的一生，是靠主胸膛、碎（旧人钉死）主胸怀的一生；她的一生是没药包裹（向己死）的一生。

7) 信心会使你看见，受造之物只能安息在造物之主里。

——你若敢将自己完全毫无保留地交托神，无挂无虑，就必得安息。

——依靠神，交托神，以神为安息之所，即是尊敬神。因为如此行就是以神为一切。

“造物之主”和“受造之物”，这是父亲谈话中经常出现的一对“伴偶”（赛 34:16）；在他谈话中还常出现“线”字。他说，有线条就清楚，没有线条就模糊。这对伴偶——造物主和受造物——是不同的两面，两面中间有一条线，事就分清了。

他的意思是：我们的脸面常是朝着“受造物”的一面，而

背是朝著“造物主”的一面，往往自己还不意识到自己脸面朝哪里。脸面朝著世界，被世界的东西所吸引；外面忙忙碌碌、劳劳苦苦，一辈子担罪担，里面始终没有个安息。我们的脸面必须转过来，一直朝着造物主，朝着赎罪盖，朝着施恩座，像约柜上面的两个基路伯一样，我们才有安息。主耶稣亲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28）。这就很清楚地宣告了：安息不在受造物，安息乃在造物主。主在呼召我们亲近祂，而不是亲近世界。界限要划清。

人得安息是因为：（一）（已过）在基督里我们的罪得赦免，脱去了罪担；（二）（现在）有基督内住，有祂的同在，靠祂得随时的帮助；（三）（将来）在基督里有复活的盼望。总之，安息在祂，祂是安息，在祂以外没有安息。

不是头脑的分析使你看见，而是“信心”使你看见。真实的信心是圣灵作工的结果。主啊！让我们不断亲近祂，顺服祂，好让祂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顺利作成。

8) 哦！既新又陈。亲爱的主啊！我爱祂实在太迟了！——青年的弟兄们，我承认在我少年的时候，太不留意神了。所以我现在求你们，献上你们的一切来爱神。如果我能早一点认识神，如果有人能早一点告诉我，像我今天告诉你们一样，我就不至于迟延不爱祂了。请相信我，如果你没有利用这一天去爱神，你就失去了这一天。

（摘自劳伦斯的著作）

我父亲很喜欢劳伦斯的这段话。他不但抄了，并且常讲：“他说得对，‘我爱主太迟了！’”

9) 时间：现在最宝贵；

地方：此地最宝贵；

人：最近的人最宝贵；

事：爱的事最宝贵；

神：敬拜神最宝贵。

——总而言之：现在，在此地，拜神、爱人、讨神喜欢、使人得益，并学习拒绝自己。

这段话很具体地指导着大家对亲近操练。父亲解释说，前一分钟已经过去了，过去就永远过去了。前一分钟没有亲近神，不要后悔，不要浪费这一分钟去作没有意义的后悔；下一分钟还没有来到，不要浪费这一分钟去挂虑下一分钟。他说：“时间是现在这一分钟最宝贵，抢这一分钟，马上亲近神吧！”

10) 爱主，保守我在祢前的新鲜，充满着复活生命的朝气。不是十四年前三层天之经历，乃是今天在祢前的光景。

这段的意思，不是反对“老生常谈”几十年前神恩典的经历；神恩典的经历；神恩典的经历是要反复思念、反复数算、反复感恩、感恩不尽的。像 1936 年，神给母亲的一句话：“有一个声音，叫你们到上海去，是恩典呢！”我母亲反复思念并感恩了半个世纪，回味无穷。

这段是指属灵生命的朝气，是指我们起初（刚蒙恩时）的爱心，对主像童女般的渴慕。许多人受浸前后，读经祷告作礼拜，奉献事奉传福音，问贫访苦帮穷人。但好景不长，有的只几个月，有的只几年。温度降下来了，什么新鲜、朝气，什么爱心、渴慕，都冷下来了。原因是离了祂，原因是没有操练亲近神的扎实的根基，原因是没有往下扎根，原因是根基不在磐石上。

11) 今天和现在——爱主，还有今天和现在，这是多么宝贝。愿主拯救我脱离过去，因一次过去就永远过去，一切不义

和罪恶也蒙宝血洁净；也愿拯救脱离将来，因将来一切都在神手中。只让我活在现在里。但愿现在顺服，现在爱主，现在以全心向着主，荣耀主。

12) 何处寻找主？爱主在心里。

宝贝在何处？藏在瓦器里（林后 4:7）。

不必上天庭，无需下阴间；

只要低头、信：已经在里面。

神要藉着圣灵，在我里面，将属灵丰盛的生命交通给信的人。

13) 爱主，我真求祢，今后永远不许我有丝毫过犯，以致得罪我主。——远离罪恶。

一次，父亲独自对我讲了他晚祷时的话：“主啊！求祢将我今天一天所犯的罪，像当年那样，一幕一幕放映在我眼前。好让我更认识自己的可怜，更深地住在祢里面，就可以少犯、不犯罪。”

另一次，他说：“我把别人会犯的罪，算成我也会犯的，好求神多多怜悯、怜悯我。”

父亲讲道时讲：人可怜的程度是何等的大，人认识到自己可怜的程度是何等的小！相距实在太远。

开始，我觉得他很谦虚；后来，认为他是要看到自己的可怜，好在主的宝座前祈求祂怜悯；最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父亲又抓住了一个属灵的“窍”（他常用“窍”字）。因为我很了解他——他是一个做什么都要靠主“抓窍门”的人。这里属灵的“窍”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8章6节的“神的怜悯”。我父亲靠主抓住祂的怜悯，这是他的又一个窍，要留给后代的。

学生时代的父亲是运动员，他知道奔跑属灵之路，能源

(of/from) 很重要(好比运动员天天要吃一定的、有能量的食物才行——这里指神的怜悯、神的话)。能源(of/from)不可能是人的努力(运动员若不吃食物,不能借努力而自生能量)。《罗马书》9章16节属灵的奔路的能量,只可能是神的怜悯,怜悯的神。但又绝对不是不要努力;相反,要靠(through)主大大地努力,靠主把力全部用出来,叫身服我,才是神的心意呢(路10:27 with all your.....)。

神在施恩座(赎罪盖)上施怜悯是一方;我们向神祈求是不可缺的另一方。双方缺一方,就会落空。找到能源在乎神的怜悯,是“窍”的一半;找到我们必须祈求,是“窍”的另一半。

若我们以为自己“不太可怜”,“还可以”,“一般性”,就绝不会求,更不会乞求。父亲深知,保罗最后写的书信(《提摩太书》)的祝词中,为什么在“平安”和“恩惠”中加了“怜悯”;父亲也深知,为什么保罗在认识自己中有三步——使徒中最小;圣徒中最小;罪人中罪魁;然而蒙了怜悯。这是父亲这样晚祷从保罗得到的启发。他越这样祷告,越看到自己的败坏和可怜。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没有一行父亲感兴趣,认为都是粪土。以他的专业——眼科——来说,凭学历,他该是医界的老前辈。但他30年行医,一篇论文也没有。独有作得胜者、进国度、得冠冕的事,他特别感兴趣,因是神的怜悯临到了他。他既然蒙了神的怜悯,就全神贯注,全心全意,全身投入,全力以赴,一定要作一个得胜者,一定要进国度,一定要得冠冕。得胜的窍在哪里?

“灵里向神乞求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大概是你自己编的第九幅吧?不!不!这就是“八福篇”

的第一福，第一福是八福之钥（关键、窍）。为什么？

原来，“虚心的人有福了”的“虚心”译得很好，但也可以译成“灵里贫穷”（静态），也可译成“灵里乞求”（动态），因这里的“贫穷”跟拉撒路的“讨饭”在希腊原文是同一字。

主耶稣在山上，最早告诉门徒要求“怜悯”；保罗事奉的最后告诉我们要求“怜悯”；跟随羊群脚踪的父亲的晚祷，也在告诉我们要乞求神的“怜悯”（诗 123:2）。

我想，在我执笔写父亲的故事时，除了把他的“与神同在”、“遵行神旨”、“十架道路”之窍分享给后代以外，还应该在这段里特别分享一下他的“乞求怜悯”。

至于他是否是得胜者，是否进国度，是否得冠冕，这是天父预备的事（太 20:23），不在我们的分享范围之内。

14) 不必上青天，无须下阴间，就在方寸中，赖信得看见。

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约 14:16-17）。旧约是圣灵的外临（如作客），新约是圣灵的內住（如作主）。圣灵启示的源头只可能是父神，圣灵启示的中心只可能是基督（子神），人的“信”（接受、取用圣灵的启示），就作成了三一神在我们身上要作的事工——救赎之事工（约 6:29）。

15) “自审”与“神的光”

在神的里面，我们能更清楚地看见我们缺点，胜过在自己里面的自审。自审，其实就是“自爱”的余烬未除去。是“自爱”在“为着追求自己的完全”的热心的假面具之下的行动，以至我们的眼睛一直看自己，而不仰望神。

（摘自劳伦斯的著作）

这里告诉我们父亲经常提到的一个“源头问题”。“自审”是源于自己，神的光照才是源于神。“自审”是善恶树里的“善”，

“光照”是生命树的真善。要靠主分辨。

16) 爱主，何等愿意时刻纪念祢、爱祢、敬拜祢、与祢同在，从今一直到永远。——我要能绝对讨主的喜欢。

两个绝对：一个是神绝对爱我，一个是我绝对爱神。两个尽心：一个是神尽心爱我，一个是我尽心爱主。两者的关系：我们绝对、尽心，是因为祢先绝对、尽心（约一 4:19）。祢启示，我活出；祢因，我果。

很多人对我们的“绝对”置疑。我父亲在《跟从主的条件——绝对》的信息中对此作了回答：基督是绝对的绝对，我们是相对的绝对。神要我们活在今天的亮光里，这就是我们的绝对。

17)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书 24:15）

这字最早（三十年代）挂在（浙江新昌老家）墙上。感谢主，神借墙上字，做工在我们心里。至于我们晚辈接受与否，接受多少，不会一样。别忘乞求怜悯。

18) 我们已经钉死了，还有什么难处？所以我们的脸，当时刻向耶路撒冷去。（参太 13:31-35；徒 20:22-24）

主一生所学的功课就是顺服。祢因所受的苦，学习了顺从（来 5:8）。所以，我们也当以吃苦的心志为兵器。

19) 劳伦斯的话语中，有一要点是他特别注意的，就是：达到与神同在之路，心和爱为最要；思想最小。你若要人认识神，爱是最短的道路。

20) “我的良人哪！求祢快来！”

（一）

恩主！我心所爱，

求祢快回来，与我永同在，
让我紧贴祢胸前，
瞻仰祢光荣慈颜，
得以面对面吐意倾心，
述说祢我阔别思念！
恩主！我爱祢，
爱主！我亲祢，我恋祢，
犹如朝鹿慕溪，干旱久候云霓；
望眼欲穿，此心欲碎，
相思之苦何日得慰？
此情垂听！

（二）

爱主！我心所好，
祢是我至宝，围祢魂缭绕，
我真爱祢真慕祢，
深愿时刻在一起，
形影不分离，
虽在睡梦，仍然切切把祢挂记，
此情和此景，爱主！
人间语怎表明？
我心被你融化，一切为祢丢下，
因宇宙间谁能比祢——
慈爱无涯，怜悯无底？
主啊！来罢！

（三）

荣主！我心所属，

祢是我良牧，有祢心满足。
十架上祢命捐弃，
流宝血买我归祢，
我今把自己一切所有，
主啊！专一奉献作祭。
恩主！求祢来享受我所有的情爱，
我爱犹如膏倾，
远超属世人情，
天长地久与祢连理，
海枯石烂此心不移，
心悬！阿门！

（四）

甜主！我心所悬，
恨不插双翼，飞投祢怀里，
多少次举目望天，
等候祢驾云显现，提接到祢前。
谁知荣影无踪，云彩依然翩翩；
天哪能！别留袖，
看我心伤泪哭天涯。
主！祢岂能安息，
让我思爱成疾？
爱主！祢何忍再迟延？
就在此间求祢快来，
此愿成全。

（这首诗歌共四节，是父亲生前所作惟一的一首。在他的毛笔字的最后，还另外添加了一句：

主是全然美丽，所以众童女都爱祂。)

21) 当献身体作为活祭

将人之爱宝——神所赐给我们的身体，甘心乐意地交还给神，这是多甘甜的一回事！并且是神极乐意悦纳的。献上即是放手，再不管自己，就当无挂无虑，靠神信实度日，过今日生活，而将明日的事全交神手。神接纳之后，祂就变作我的管理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必不至缺乏。祭都是死的，所以当向罪、世、己、鬼死，惟独向神活着，讨神喜悦，因为不再属于自己了。活祭是活着而天天为神交于死地，就没有一件事能使你怕了。所以活祭即活的殉道者，是一直向己死的人——己是人的中心。

这里“活祭”的“活”，指人活着，有身体，会走，会工作，会表达；“祭”是把身体交还给神，“叫身服我”，天天向“己”死，最后把身体也献上。耶稣自己就是活祭的榜样：

(一) 祂的来：不是由于自己，是父差的（约 7:28, 8:42）；

(二) 祂的言：“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约 7:16, 14:24）；

(三) 祂的行：“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约 8:28, 5:19）；

(四) 祂的名：“我不求自己的荣耀”（约 8:25, 5:41）；

(五) 祂的位：“我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 10:45）；

(六) 祂上十架：“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太 26:39）；

我们的主是绝对顺服，没有自己。我父亲用心写了，也尽心效法了。他在“舍己的真义”一文中说，魂机关不钉死，钉死的是魂生命，是“己”。

22) 由死而生

由死而生——恩主！这是说，生命在此，或是生命在于来世？——不！何所候！——毁坏破碎的器皿，即今，要在陶人手中陶埴。

由死而生——何等奇妙的复活！种时感觉软弱，起时强壮。祂的生命显于劳碌和磨折。时刻非我，乃是主基督我王。

由死而生——寄旅程中，本孤踪；认识十架者，却都愿践踏。他们与祂活于同苦的交通；因祂，地上利益看为损失。

由死而生——何等有福！能永远从洁清白明的天上江河，生命丰盛，带着洋溢的活泉，告诉渴人，从此无须再渴。

（父亲抄自当时的《诗歌》增订本 167 首，即《圣徒诗歌》394 首。）

23) 满足人心惟一方法——神。慕·安德烈说：“一切为神！绝对的！没有一分钟，没有一个思想，一句话，一个人，一件东西，是例外的。心只有这一个羡慕——完全为神——神配得这个，神也要求这个。在神的创造里，人的心本是被造来满足并充满神的。若比神的自己少一点，这心就得不到满足。只有神自己能满足人心。”

我们尽心为神，是因为神是尽心为我们。

24) 主必兴盛，我必衰微

所以，不可嫉妒别人，**也不要和人比较**。出于神的定规兴盛，出于人的当然衰微。

也不要管：人将你和人比较，以至有称赞你的，有藐视你的。

你只要时刻战兢活在主前，不犯罪，能讨主喜欢。

将来自自然有一天（或许是审判台前），要极清楚地显明：

到底谁是神真实的朋友。

重温这段，很容易想起主对彼得讲的一句：“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约 21:24）

25) 爱主，我愿这样地和祢同站：祢若愿意打在我身上何处，我也打在何处。

（摘自盖恩夫人的著作）

应当知道神是“万有”，我是“没有”。所以，若要进入丰富生命，就必藉“没有”、“死亡”、“毁坏”、“损失”之路。

26) 神和人中间的幔子已经被除去，达至圣所的路已经通。现在就当藉基督生命，活在至圣所里，享受神的爱和同在。——至圣所内生活！——满足神心的生活！

27) 主耶稣就要临世，我们蒙血所买的人，应当如何敬虔度日，预备好迎见主来？

28) 疑难时寻求神旨

（一）专一地将难事交托神，并信靠祂（诗 37:5）。

（二）相信神的信实。当记得，慈爱的父必不至不引导祂的儿女。所以当坚信不疑，并信神要赐恩给寻求祂的人（来 11:6）。

（三）绝对放下自己的喜好、倾向与拣选；只要神的道路。因正直人必引导他自己（箴 11:3）。

（四）顺服已有的亮光，就是对于已知是神旨意的种种，就当一一顺服。

（五）相信圣灵能给你一健全的心思，谨慎地看事情的各方面：

- （1）关于神的国；
- （2）对于人之责任；

(3) 对于自己;

(六) 当以相信安静的态度, 信神必定成全; 而你当行在你路上责任所在之事。

(七) 神既然下命令要人知道祂的旨意, 就不能不知(弗 5:17)。

最后, 不能忘记的是: 离了祂我们不能寻求神旨。不断亲近神总是大前提。

29) 耶和華以勒

1991年作为《生命月历》封面的题词。分享到的人很多。

30) 福音书房早先出的《荒漠甘泉》十月10日中, 没让他知道, 编进了他的一段话。现也转载留给下代: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必须忍耐....., 行完了神的旨意”(来 10:35-36)。

心可痛, 腹可枯, 迷路的小羊不可不看顾。旧的伤痕尚未愈, 新的伤痕又来了。但是眼睛望着加略山, 怎敢不鼓勇前进! 走这条道路的, 谁都知道艰难崎岖, 但是沿途已满了先圣的足迹, 印着血和泪。感谢主, 藉着一线光明的信心, 已足使我按步前行。前进呀! 前进! 何必等到那欲进无由时(路 13:24)!
——俞

在我们留心察看他的结局之际, 对照他说过的这段话, 我想, 他“所说”的并没有超过他“所是”的(所说不要超过所是, 是他常提醒的话)。

神藉他用生命信息看顾了小羊; 神怜悯他, 让他眼望加略山, 沿着先圣脚踪前进, 跑尽了当跑的路(提后 4:7-8)。最后, 神藉他的舍命之爱“为印记”, 加盖在神藉他释放的信息上, 使讲道、殉道成一色。愿感谢归给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来 12:2)!

留此轶事的目的

“神啊，我到年老白发的时候，求祢不要离弃我，等我将祢的能力指示下代，将祢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诗 71:18）。

乞求怜悯 与神同在

崇架

2000年3月

亲爱的弟兄姊妹：

倘若您有心认真阅读俞成华长老生前讲过的道，请看 CCTM 出版的《生命的信息》。

简明生平年表

1901年1月5日	父亲出生于浙江新昌(同年11月22日母亲吴欢音出生于新昌石演)第一代基督家庭。一岁时，慈禧太后（北京满清政府）联手义和团，屠杀基督徒。祖父的殉道心志。
1913年 1915年	少年时作了“求神保守、不离弃神”的祷告以及“不富不穷”的亚古珥祷告，均蒙神垂听。
1921年	结婚于新昌。妻子（母亲）是教会早期主日学老师。先后生一女五子（1923，1926，1929，1933，1935，

	1945)。
1927年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本科，选眼科为专业。行医一生，带职事奉主。得肺病后，蒙圣灵光照，认罪、复兴。三个月后，得神的医治，热心爱主。
1931年 1936年 1941年	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寻求遵行神的旨意，三次经历主奇妙恩典。
1936年	应上海同工联名邀请，印证确是神的旨意后，从长沙回上海，任教会长老。尽忠20年后归天家。
1936-38年	清楚是神旨意，在上海翻译《与神同在》、《馨香的没药》，属灵的影响深远。
1941-1945年	日本统治后期，上海教会被迫停止聚会。在林宅带领家庭聚会，满有主的同在，偶有天使显现。
1945年	神通过直觉，早两天最先让父亲知道日本投降。
1948年	上海聚会处要建堂，他再学习完全地奉献。
1950年	去新昌老家应诊眼病三个月，主安排了赤贫瞎子（使父亲免去凶恶）；预备了安葬费。暑假开学后，同时付四个儿子昂贵的学费。亲近神的人，满享耶和華以勒。
1951年	去西安“拆墙”（西安教会分裂，后来合一）。见证教会管理的原则。
1956年4月13日	在“肃清反革命运动”高潮中殉道。

C.C.T.M. 出版、发行的书籍

见 证 系 列	没药山——胡振庆传
	乳香冈——蒋贻庆见证
	奇异恩典——郑惠端姊妹自传
	至圣所内生活——俞崇架著
	主耶稣的忠诚仆婢——袁相忱夫妇
	馨香的没药——盖恩夫人略传 俞成华译
	夜间的歌——恩立姊妹自传
	哦！神的大怜悯——邵慧中著
	十架窄路（附篇）——梁尚仁著
	笼中小鸟——夜莺著
	奇异恩典（续集）——李桂林大夫执笔
	奇异恩典（合订本）
见 证 及 信 息 系 列	十架窄路——俞崇恩著
	上山之钥——里面的道路 大陆年长传道著
	施恩座前——孙凯弟兄见证
	与神同行——俞成华生平著作及见证
	生命的信息——俞成华(1956年殉道)著
	新生命成长、成熟之路——俞成华特会信息
	与神同在及属灵格言——劳伦斯著/俞成华译
	彰显基督的形象——张启珍老伯新译
	圣徒的追求——初信造就 三位大陆年长传道人著
圣经要道初集——初信之宝、读经初阶	
福 音	科学与信仰——微言著 重校版
	认识真理——张郁岚著 修订本

C.C.T.M. 音像制品

特 会	拣选里面的道路——俞崇恩 (CD 4 片/DVD 1 片)
	前车之鉴——俞崇恩(CD 4 片/DVD 1 片)
	主啊,复兴我!——俞崇恩(3 片,国/粤)
信 徒 生 活 的 见 证	(之一) 永生的道路 (国/粤)——俞崇恩
	(之二) 公义和圣洁 (国/粤) ——俞崇恩
	(之三) 基督的荣耀(国/粤) ——俞崇恩
	(之四) 受苦的心志(国/粤) ——俞崇恩
	(之五) 住在主里面(国/粤) ——俞崇恩
	(之六) 敬畏神, 远离罪恶——俞崇恩
主 日 信 息	新生命分享集 (1) ——俞崇恩 (12 片)
	新生命分享集 (2) ——俞崇恩 (12 片)
	生命交通分享系列——俞崇恩弟兄分享 (10 片)
其 他	数不尽的恩典—俞崇恩福音信息
	圣徒的追求—初信造就
	生命的道路, 信息和见证—俞崇恩神学院分享 19 片